



樂府本乎詩也三百篇之變至於五言有樂府有歌有曲
詩之別名矣及乎製曲以腔音調滋巧盛而曲紀雜出好事
者改曲之名曰詞以重之而有詩詞之分矣今中相傳令套
數之曲人目之曰樂府亦以重其名也舉世所尚意爭
新是又詞之變而去詩逾遠矣雖然古人作詩歌之以
奏樂而八音諧神人和今詩無復論是樂府調聲按
律務合音節蓋猶有歌詩之遺意焉澹齋楊君有舊
集名陽春白雪盛行久矣茲又新選太平樂府一編分宮
類調閱之皆當代朝野名筆而不復出諸編之所載
者且以燕山卓氏北腔韻類冠之期於朔南同調聲
和氣和而為治世安樂之音不徒羨乎秦青輩之喉吻

不見其形但聞其聲先生曰汝其眩黎丘拍延壽之鬼
乎抑報趙與參齊伯之神乎胡為至此也窮曰吾高陽
之苗裔也生為窮人死為窮鬼覲先徵譴練人茲倚仲
尼厄陳伏火七日子路慍見吾密侍側孔門高弟憲也
日親賜也日違孟軻受贖宛穀長辭歷秦赫漢爰昵子
雲糠粃翹舌異艸玄文遡隋界唐又炙昌黎三千時宰
吾擲其書二子摩突逐我送我旋悔假留詛已遷主千
禩濩落始逮先生先生嚙嗽吾獻藜羹先生就睡吾獻
曲肱長為冷官竊祿升斗平陽艸粧宗文露帚戾巴餒
詢阿段反口悉吾操縱曾不我咎方且憫時悼俗袒物

忘身思覲姬旦之顏分卷阿之仁庖東周滓汁以調大
鈞吾鬼亦慧籌夏春意戀子既久懷恧愁嗔今決長往
濯足尾閭暴背崑崙使先生立排閭闔據要津操機衡
以潛運灑龍雨而清塵不亦可乎先生曰遺珮罍愛宿
桑畱情矧汝吾依幾四十齡喪吾陶汝汝曷遐征豈汝
為真能窮我而挽怔耶天地萬象得有偏全雲夢鞠吾
畜定容濡吾鮮雕胡孺於典經駭雞獲於奇編霞芴則
選統音尤謚壑雲寫則耀光縷天德裕可壘乎函谷知微
莫贈乎漢川寒披獨蠶陽烏刷羽暝輝孤燭玉兔垂涎
或選詞就班斯文聊宣亦有魑魅侍後星宿參前是富

有之自然而汝能執其權哉且聞堯仁如天不冒無涯
汝於是時在其土階禹平水土胼胝懋功汝於是時藏
其卑宮文子三世顯相齊侯汝於是時隨其敝裘司馬
一德乎盼海內汝於是時隱其布被是汝亦達者之穆
也說或捫馬生角厲水逢槎天衢陟升姚遂太階亦欲
偕汝濯垢清瑕怙澤垓極彤管添花而况張漁網以索
驥設兔置以求魴終織薜荔以為服咀英芝以為糧則
擇汝安身之域終老之場又何必舍吾霧府之安宅而
別求無有之鄉哉窮乃歌曰大貴匪軒冕大富匪金玉
兮勤勤人窮君子足兮延吾上座先生獨兮遂安留不

復去

弔屈原文有序

楚藩聘予與文衡予自江西即舍舟登輿一路山行
命役夫凡艸之揚香者則采之凡數十種至蕪州復
趨大江遂以所采香艸為殺煎椒漿為酒投文於水
以弔屈原雖長沙之汨羅去此頗遠然公之魂於楚
無乎不在不必求其故處云詞曰

歲成化之庚子兮予較文於湖湘懷先生之結懷兮敷

纖詞以明敷惟先生之啄抱兮已翩翩乎天梁啄抱鳥

破其卵也翽翽飛貌此喻屈原與夙覽光於河鼓兮憇翼

楚為同姓而與懷王為族屬也

於扶桑

河鼓星名喻其近君得政也扶桑海中日出之地喻其志存遠大也此蓋與王圖議政事之時

金鳥翼以刷羽兮冀燭昭而有暉

金鳥日也指懷王翼金鳥以刷羽喻輔王

以行政也略暗也暉明也

此蓋原謀行職脩之時 雲鬢鬢以比颯兮霰冥冥而

糅霜

此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讒譖之時吹

吾霧而薄冥兮俟霧霧於下方

霧地氣上升比臣道也霧天氣下降比君道也

吹霧而俟霧比盡

臣道以格君也 讒九疑以刺天兮邪峩峩而挾場

反

言讒邪如山所以盡

守羈的而不貳兮尋三后之康莊

言原雖為讒邪之所技害舛乘操不移自尋堯舜禹湯文武之大道即騷經所稱三后之純粹是也

前荆

棘之蓄翳兮後魑魅之助勦

此言三后之道卒循荒澤

而沉吟兮日湘水之洋洋

此敘原既放逐而遊湘潭也

睹沉光之閃

矚兮覓恍惚以周章倩馬童之餘沫兮下寄聲乎真陽

馬童海神名睹湘水日光之沉即以為真日而欲寄聲海神以問之形容屈原愛君之心無乎不在也

同異而較真贗兮猶結襪而昇綵

綵冠帶也沉光不可

以結 仰蒼昊而雪涕兮見雲飄霰霜之縱橫

日不可見

之物是猶君不見惟見救君之 吾豈不能戴太階以為

冠兮紉七襄以為裳乘六氣以為馬兮抹匏瓜以為糧

匏瓜主天

宅太虛之精鑿兮棄塵世之糝糠

天地間之

上曰精鑿濁者

慨宗國之一蒂兮逝將去而徬徨

言原

遠遊之資終念宗國不 雷隱隱其發聲兮艸木無知而

坼亾伸悃幅於九歌兮庶十脫而一償

此與之取義者

聞雷聲而芒圻以興君而有知宣衷情
黜翳翳莫予入

於九歌之間不能十失而一償之乎
今猶格菸葉以清商

動之矣以喻君無知之甚
時說皇祖之餘熱兮颯然冒

之以寒涼
羌肌膚之獨凜兮眾

營窟以自障
之計所謂黨人之至而先禦眾

也觀時晏而歲暮兮心袞袞不如以無生
時晏歲莫喻

承上文言識亡國之兆而已先禦矧觀國賦懷沙而湛
賦懷沙而湛

淵兮併霧湛而俱亡吾安愁愁以長逝兮蓀或激剔壅

以自強
屈原將沉遇賦懷沙愁愁無知之貌激言原死

之心以為已亡則欲與霧湛之性俱亡已既安死而無
知惟欲君因已之歿有所感激而去壅君之小人以自

治也餘此心之不朽兮與元氣而頡頏果超無為以至

清兮與太初而為鄉
二句遠遊篇中語惟鄉字易鄉字

以後天而初先生欲質重華兮陟幅幘之菴菴
言原每

不老也
華陳詞幅幘菴菴言

才知舜之所在也
操智楫而北征兮泝二典其室堂

智楫以智為楫也北征北遊而學中國之意二典
堯典舜典言舜之蘊奧在是不必求之沅湘也

梟之至和兮易侘傺之心腸世鈕鍔以難入兮晦山澤

以徜徉
言真能抱二典之和

以相當
子云屈子之過過于忠也言雖生中而歿過失

生易而歿難原其為難先生之一歿兮配夷齊有耿光

夷齊不食周粟而歿是亦難先生之一歿兮配夷齊有耿光

過乎中庸以之配原甚當曰丈夫生懸弧矢兮壯有事

思文集

乎八荒習拯物於方春兮偕九有以樂康紛琇珎以盈
肆兮自珍襲乎璆琅擊磻磻以相和兮謂鳴鏘為不祥
濯山泉以儲潔兮栽皋蘭而擷芳予為先生之易兮與
巢許而同藏

弔賈太傅文有序

成化庚子楚藩聘予典文衡曾為文遙弔湘案又三
年知滇南貢舉道經賈太傅祠又弔之以詩去歲春
蒙

恩除倅長沙吾友刑部副郎龔君元之以書來曰千
載之間先生與屈賈三人同寓茲土至為不偶賈有

弔屈之文君無弔賈之辭乎予感其言作此文焚太
傅祠下少俾景仰之私且以復吾元之二云詞曰

湜星沙之莽莽兮中有江曰汨羅惟霧均之徃湛兮衍
千古之清波何先生之埃罪兮正霧均首丘之所都投
雄辭而慨弔兮暴情恠之陂陀珮帶遺乎蘭蕙兮衣裳
畱乎芰荷儼騷經之滿目兮邀予辭以相歛赫炎漢之
方隆兮匪蒞楚之一蠡穩機衡以平運兮千琿灼乎羲
和飛脩壻而肉薄兮手排挾乎嵩嶠驅魑魍而比健兮
豈脈息之微瘥本報豐而煌煌兮亦盤翳乎條柯鬱臯
旄之拄天兮入黃泉而么麼倒冠屨之上下兮視蟻垤

而嵯峨僉譚譚以笑語兮獨已淚之滂沱
睚黃潤以成匹兮豈欽止乎龍梭
左控搏乎南威兮右撫抹乎姣娥
憐陵華之奇質兮美光景而逶迤
收馳驟而守閭兮夢天山以秣禾
賦旱雲以吐臆兮惜來日之無多
悲崦嵫之易暮兮慨致鵬之非囚
團圓土之汶汶兮鑄寶鏡而為模
羌空言之際遇兮的夜壑之鸞坡
予又倅先生茲土兮後千載而剎那遺

聖明而獨謫兮胡今古之同科
嘗人生之窮達兮直寒暑之經過
委吾身于造化兮任刀抹而香塗
紛世紛之變幻兮消長袖之傴僂
予將釀沆瀣以為酒兮味淪陰

以成餽升都嶠以長嘯兮陟委羽而高歌
至息脊而默默兮欲反觀乎太初
終吾生以泮奭兮補先生之婆娑

祭劉賢良文

赫赫巨唐閭宦亂之揭為後鑑
石介之詞公生際亂發憤維持
極陳顛末豈憚沾危千鈞欲墜
獨繫一絲主司馬宿婦女畱髭
置之下第嘆息奚為狐牛交辟
待以師友北司餘忿遠竄於柳
劣馬黨惡殺之何咎孰知其心
分歿已久歿豈真亾千古不朽
言存青史凜凜生氣驚山巍巍
潄流漑漑遺蛭之藏乃生所弃
春秋嚴祀庸勸忠義曠世相感
潛然出涕歌曰神之愉兮白日
青天漲

毒霧兮迷昏煙乘木馬兮施棘鞭駢鸞山兮風冷歆截
女蘿兮禿松顛神監予兮曲誠虔意蜜蜜兮巫咸傳
肅肅兮凝凝謐謐兮亭亭神光燭兮戶庭心宛宛兮形
聲見非視兮聞非聽神醉飽兮駕少停貽我髦士兮忠
貞神之壽兮無疆後天不老兮扶綱常歸歎歸歎兮
帝鄉勝毋迴車兮名不祥挾佮期兮愜渠純陽永掃妖
氛兮降福穰穰徘徊出廟兮我心彷徨

韓昌黎先生作柳文惠侯迎享送神歌庠生于三獻
歌之曲有禮意而祀賢良則無其詞予爲補作

祭柳子厚文

公文奇古上薄西漢子長子雲同條共貫洗濯星辰磨
礱霄漢如遊太始以觀汗湧銳於功業豈獨詞章梓人
一傳斗柄堪量暫爲御史遂擢省郎南溟欲徙借風翺
翔因剪翎羽六翮俱傷少出緒餘庸福茲土教以禮義
禦其外侮贖質子女百姓歌舞嗚呼噫嘻繚茅爲燎高
懸大庭金鋪前後吐焰熒熒照乘之珠夾以景星夜藏
蔀屋暗發光晶一代制作使唐鏘鏗忍投萬里以殞厥
生悠悠此恨長笑可平山川獨幸指點成名悅忝牧是
邦景仰有年歲脩祀事牲醴精虔福民驅厲昌黎七言
尚祈神化共奠黎元

祭鄉貢進士表姪周近德文

嗚呼近德濟時之傑在夏爲雨在冬爲雪天葩心粲月桂手掇與兄大叅一德頡頏謁選銓曹息以六月吐氣大階揚眉葉闕豈其玉環中道紋裂又如銅瓶沉水音絕予家貧窘求祿自活每荷宦途溫存曲折望子光榮蓋我鈍拙誰忍奪子此恨莫泄予將俸柳一杯永訣言念情親不勝哽咽

諭諸徭文

切惟羅城武陽一洞東通融縣清流洞西通天河南通本邑北通懷遠土地寬長或一水相隔犴獐對居皆納

當差好百姓矧中貴滿

朝亦豈易得茲因先年大軍勦殺古盆等處叛徭各獐恐禍水波及驚散四出該縣官吏里老人等又不能招徠安集愈加疑慮據險偷生夫離官甚遠故匿稅自私與犴雜處故打讎不已匿稅似乎負固打讎近乎流劫本職承

天子命遠佐茲郡實欲輯和邊境以活生民嘗與指揮使苗商確以爲

聖朝寬大之政有如滄海曰清涇曰濁渭不爲分流曰盜泉曰聖水豈知易派渠等倘能改過何惜包容故同

加慰撫其寨張披頭覃臧古總李火黃榜峒等寨頭目
 等軍章祿陸朝海陸公慣章彭瑾岑公往黃公黨覃萬
 里等果願叅官納稅與狎釋怨自來送款餘如三千古
 要古綏下珠諸村事體相同恐其不知官府淺深有情
 難達無路自新故復諄諄曉諭倘能幡然向化一體推
 誠相待如諸狎非禮相加別有禁約有犯不恕釋弓劍
 而歸耕政或可侔乎渤海舞干羽而來格功期少贊乎
 虞廷上下相安自求多福舍此不圖復專巢穴為非不
 改
 天討一臨玉石俱燼悔將奚及

卷三終

思玄集卷之四

明海虞桑 悅民懌著

泰和徐 威來鳳註

後學 翁憲祥兆隆選

翁應祥兆吉校

姪孫 孝成道凝次

碑

平蠻碑

皇帝治天下七載四方寧謐惟西廣巢賊屢經斬艾孽
 芽稍茁時復陸梁永安生獍成萬攻圍州治且結構脩

仁荔浦等邑沿府江惡黨阻截江道軍民大擾監察御史林公廷選巡按西廣堅於用兵自斷不忒遂會議馳驛

奏聞命下爰整六師期旦夕吹氛淨地先是是年三月守興安指揮麻林牒報湖廣武岡之楊峒苗二千餘出抄掠居民列營於西延石谿千戶唐瑛總甲葛明鑑迎敵而殞虜益鴟張林公卽檄副使武君清督行都指揮事指揮楊觀嚴兵於魯塘咸水諸處分布又欸熟徭於要地賞罰嚴明人百其勇右布政使黎君福僉事王君本儉又協相共間斬首三百級生擒一百五十指苗賊

遠遁一方底寧至冬遂舉永安之師總鎮太監王公敬總督右都御史閔公珪總兵伏羌伯毛公銳又同林公俱臨平樂駐劄昭平總計三廣官軍狼兵達軍民欸多寡分爲四哨會委副總兵郭君鉉副使武君清統兵從荔浦洗府江西岸諸村左叅將毛君倫僉事劉君信從五屯除西鄉諸賊巢自象州脩仁直掃六峒等穴則屬之右叅將歐君磐叅議吳君昭自廣西盡平府江東岸等地則畀之遊擊王君永僉事王君本儉又調僉事黎君鼎巡賀縣截漏逋會遊擊俱得雋叅政徐君鏞繼餉無缺乏僉事陳君桂閱視紀功惟謹其東西水陸恭城

北面恐賊覓途潛逸則別令副使向君榮指揮楊觀背腹夾攻設網既密脫目者寡太監張公瑄又輸資助軍究心贊畫克咸厥功共破村寨岩峒一百八十處斬首六千級奪回被虜男女四千四名口俘獲賊屬及賊器械俱無算我師六捷無亾矢遺鏃之患四月二十六日班師攻各岩峒凡險阻莫上歷代爲賊長城率不可拔者熏搜扒擊今皆化爲蓬粉惟郭武所分通天岩賊憑高下矢石我師攻圍月餘其固如故今總督右都御史唐公珣初下車卽星馳至平樂督戰益力衆智勇俱奮岩遂破時郭已擢漕運總兵去軍歐繼郭爲副帥奉唐

公區畫經理府江無不順流予觀我

朝命將出師有事南夷其功莫偉於是也初功將成閔公已擢南京刑部尚書之任自師出而旋其間運籌進討核實功次委任得人勸懲有道無不用命用是賊衆數十年螫虐之患一旦盡平謂非林公終始其功耶昔漢大將軍竇憲旣破北狄當時威靈氣燄亦必烜赫宇宙不旋踵野煙沙艸磨滅殆盡班固爲作勒燕然銘有斬溫禺鬻鼓截尸逐膏鋒之句藉此轟震千古若林公者集羣策協衆力平蠻之功無媿於古可無紀述以見我

思古集 卷四
朝武功之威挾雷霆而共震配日月而竝明者哉宜磨
桂山之石勒予言以傳不朽銘曰

自古南夷或臣或叛充國董威新息弭亂有如孔明生
擒孟獲又如狄青崑崙夜克永安接壤四面生夷溲溲
府江化爲鯨鯢文武協謀分哨進討無險不登無堅不
搗少壯殊歿僵尸如麻高岩清血疑帶殘霞獻馘連連
千牛行酒宜築京觀以懾羣醜邊患底平其功何屬曰
惟柱史終始提督捷音聞朝

天喜滿容定膺爵賞以示褒崇昔漢竇憲大摧北狄燕
然勒銘孟堅秉筆歐詩南獠韓疏黃家我勒斯銘

昭代之華

奉

勅鎮守柳慶等處右叅將歐公擢廣西副總兵去思
碑

弘治甲寅永安夷叛圍州者再府江路弗時叅戎歐公
分哨進討獨當一面斬首幾二千俘獲莫計柳之兒童
走卒日望公旋觀雲霞變色曰旌旗至矣聞風聲鶴唳
曰笳鼓競矣已而擢廣西總戎其顛蒙者以公釋此而
去而不知公無不統也初公征永安時都閩張侯孟仁
攝居公任受公恩最深亦慨公仁施博而不專又恐公

功久而湮沒也乃述公有功於柳慶者求予言勒石以垂永久公自成化十有三年奉

勅鎮茲土數年移鎮左江以病辭歸

朝廷以公繫思邊氓也復賜寇邊舊鎮先是融縣郭門之外豺虎縱橫公先後殲十二源猺及思管鄉獠賊幾盡招其餘黨復業今皆聽命里胥唯唯執役全邑奠枕撫安馬平峒賊藍全富覃胡笳宜山賊李墮等恩信不渝悉貪餌歸鉗昔日鯨鯢化爲陽鱈誅令不悛如融之藍公平來賓韋動地其黨亦皆心服公復任時值慶遠劇賊覃召管聚衆盈萬大肆陸梁焚毀哨堡行踪殆絕

公重立穿山迎恩諸堡招熟獞成村以爲羽翼給牛種興水利相安耕鑿戰守有備覃賊計窮斂首歸命客旅遂往來無阻八寨舊轄於遷江以狼牧虎不受約束每年劫商毒民官軍征之則險嶠深峒爲其逋逃主軍還復出爲患無安輯上策公徼其渠魁石公銀至賓州聽撫諭撥屬思恩軍民府思恩專力控制以猫臨鼠自爾帖服上林貴武單夫隻婦牽牛擔豕出入如家古田福祿巢賊素螫虐無辜公整偏師追討斬首數百級餘衆悉降一方底寧稔惡賊首黃鑑成戕害總戎少叅二馬公踪跡詭秘莫能致討公設方畧懸重賞鈎致之卒俘

以獻神人之恥於是乎雪慶遠江兩山壁立賊據險掠
官民舟勇謀莫展公召其頭目誕布威信無不帖然聽
命至今江平如練篙槳相繼饋餉百貨通焉公雖駐節
於柳凡思恩田州泗城東蘭那地諸州俱屬控制公恩
信素布每有征行其守土官無不親結甲以從故能所
向克敵成功若神公清以律已惠以使衆凡城樓公解
弊則整之舊則新之俱出措置不煩於民歲遇旱澇則
齋心祭禱無不立應民受其福歌謠載道又同大叅黃
公墳議立社學選軍民俊秀誦讀其中多有成立者且
知人善任故能保障邊州屹如長城

梟與今郡每歲軍功成及獲黃賊

朝廷索賜彩段表裏洎三府勞羊酒銀牌無算公雖居
閩外秉重權然遊心古澹耕山釣水之心日往來於胸
中索以疾辭職

朝廷每嘉賞不允及今永安功未上而有茲擢嗚呼若
公者柳慶之人思召伯望高子百世可忘之哉予家食
時鄉丈孔君韶文時爲御史中丞與予言公起家廣州
前衛揮使年少卽拔穎自見最爲都憲韓公永熙器重
予昔守高州四郊多壘渾城鬼魅事幾至不可爲之境
公年踰弱冠卽擢都閩同予披荊棘芟強稷化盜賊爲

平民千里之地得出湯火歸衽席公功在不刊予時已
知公名及至柳謁公睹公治戎之暇手不釋卷對予劇
譚秦漢以下文格高下及上下數千載史如指諸掌雖
專門名家者有所不及愛接賓客開懷引納無不傾倒
重惜物命一蟲亦不輕履遇有罪當誅決不姑息文事
武備庶幾兼之予嘗論公之爲將以孟孫傳放麋之心
駕裴將軍射虎之勇得孟明脩政重施之老練兼蔡遵
雅歌投壺之儒雅謂非三軍之帥而豈一夫之敵耶公
功在山恒峙不湮公功在水恒流不竭纖息掄揚莫旣
字舌公名磐子世安別號石齋

子游言公祠堂碑

吾邑子游言公北遊而學孔子之道得其文學一體以
歸爲東吳興文學之祖大江以南萬世尸而祝之攸宜
宋慶元間孫君應時宰吾邑曾廟於學宮之東後令王
君煥加意存其後人其廟燬代脩輯至今惟祠之於家
者或有興廢繫時與人何如

本朝巡撫工部尚書周公忱及健令甘君澤皆鼎新之
後燬於鄰災四明之慈谿楊侯子器由名進士知邑事
至任拳拳以稽古崇德爲事於公之胤周其學歎婚其
未匹旣爲屋數楹以妥公神仍置田若干畝資延世祀

思文集 卷四
祠成公之六十四代孫江以記求予言予觀應時嘗求
紫陽朱子爲之記凡公高弟聖門與能過化於吳大畧
朱子言之已詳予何敢贅一辭獨公在當時以文學名
獲居四科之列公之所爲文學者當以爲鄉之後人告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何如其文也孔子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是故聖人學文於天地賢者學文於
聖人文學以經緯天地爲極自非聖人莫能與乎斯文
也然則公之文學又何如其文學哉觀其爲學必欲知
本燕居必論禮取人必以正大治人必用禮樂故朱子
謂其敏於聞道道卽吾夫子聞道是聞夫子然則公之

文學乃入聖師文學之階梯又豈止言語文字而已哉
若曰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是
又以言語文字爲文學也以言語文字爲文學特藝焉
而已耳所以漢唐諸書以儒林文藝分爲二傳抑彼揚
此意深有在杜子美詩亦曰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
若公之文章誠可謂道德博聞者果可以小技目之歟
今去公二千餘年而世之名爲儒者不過舖啜簡冊二
尺四寸之糟粕爲出入口耳四寸之妙用就使其文其
學華藻如相如勤篤如元凱亦畫餅充飢曷足以窺聖
學之一班而况淺識諛聞之士稍能呼風喝月抽黃配

白卽以小才自恃渴思吞海狂欲上天不復知身心爲何物甚至剽竊章句惟取掇拾科第而止以是謂之文學寧不有玷公之文學乎學公之文學必以求道爲主等而上之見道卓爾則顏子之文學在是由是優而游之不知由之乃孔子之文學也嗚呼是可一蹴而至否耶人能學公之文學則不歿公之心庶幾齋心以祀公者無窮而凡暗室屋漏之中明窗淨几之下皆爲廟公之祠宇者矣古稱王謝崔盧謂之高門然則爲公之子孫者則又何如苟能不墜家學之傳斯爲公之佳子孫以是爲一瓣香爲五十席爲十七物以供以獻猶爲過之而今曰之梁棟亦可化萬間之廣厦大庇學公之徒也予辱與公爲後進雖願學孔子而景仰於公者自邕角以至白首亦非一日故記公之祠遂述公文學之實以勉鄉之人并公之後人亦因以自勉

新建太倉沙溪鎮通津橋碑

太倉新建州治管轄數市鎮沙溪鎮其元統數浦戚浦爲命河海虞鹽鐵昆湖蕩流均以浦瀉鄰渤澥潮汐不爽刻浸灌民田以千頃計其流迅急稍貳呂梁龍門有橋卧波歲久面材巨杉瘠如瞿其文鎖裂如蒲葢足柱日戰澆漚汨瀉將腐嚙不支然由橋達州者日不下萬

思文集 卷四
九
趾邇橋恒聞萬砧杵聲橋實喉舌於州一息不可頽廢
湖廣之棗陽李侯端由名六察守吾州州既調一去年
秋七月下旬適郊劭農駐節於鎮致光州守政葉君預
與侯有同年雅侯首存之業君邀予與鄉進士瞿君剛
侍奉樽俎侯詢民瘼僉首齒茲橋侯徒步觀之懾上危
下險若古丹青圖彭祖眊井狀惕栗久之乃召鎮之潤
室勸其舉羸濟厥事衆素服侯清德無隙責忱至是樂
輸踰已得無故重利者侯畱寸晷人獻輸目一語一默
榷楠具焉一指一顧工匠集焉一咳一唾飲炊羅焉卧
龍歸鶴已在目中矣因命吏簿數以往旣而聞之淮安

周侯明起家科第掌常山教考績擢同知州事侯遂牒
周侯料理茲橋周侯兩親至鎮以厲言代榷楚以溫言
代賞勞未幾實具數亾侯與周侯擇能者督工役狷者
主進典術瞿坤耆民黃恩盡心所事任怨忘已橋鄰般
思善春出納無毫髮私經始於今年九月四日次月對
日落成濶丈有四尺長二百四十尺爲洞者十面堅足
固衛以朱闌可竝舉四輿竝乘五馬竝行偶語五十肩
橋舊名登津侯曰山可登水不可登浦朝宗弗湮盍易
登爲通橋之南北俱以華坊高揭其名鎮益增華數倍
嗚呼茲橋之成功鉅費大不易措手今不踰月斷虺爛

鳞霍然一空倏爾蜿蜒凌空無異烏鵲所造魚鱉所就者果易得歟初橋之未易壞於旦夕羣羣而來逐逐而往者日圖倖免設有崩圻劫之所遭必有不狂而蹈湯火無故而服砒鴆無罪而就東市者今皆舉之安全生長之域廼伏於無形銷辯以豫人知其功否耶裨翼造化以全民生以厚民用我日爲之人日由之我之與人兩忘其功四海一水一手建極民賴以濟亦建一大橋也昔周禮防民之溺設官曰萍氏禁游川者以類充之橋救危於川游今橋旣成人由若塗不知有水使萍氏若在必弛茲浦之禁由是觀之凡有建立能合先王之

者又何必屑屑於旣往之跡哉且韓昌黎作方橋詩有云非閣亦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識者味之謂其有經濟才侯夙操風紀以忤而阻天衢翼奮在邇周侯律已臨民不愆東萊居官三要大用可卜經濟之才皆當於身見之而茲橋之建未必不化爲昌黎之方橋也予卧病林泉叨當閭史之責成橋鄉之大事例當特書遂爲紀橋成之顛末如此合謀以相其成則節判堂邑陳侯文寶蘭谿龔侯克成黃梅黃侯邦序吏目安定楊君善皆當登其名字於石以垂不朽庶使後之從政者有所觀感而脩舉廢墜之不容自己

云列輪齋者之姓名於碑陰亦以勸後之好義者以幣踵門求予文者則盛組沈天與等若干人不能悉名名

重建龍泉城隍廟碑

天地之靈燦旋禹熒萬有化生其在於人心為栖靈之所是故觸而山崩拜而泉湧泣而霜降非氣也心之所射也心之所射謂之靈靈之所聚謂之神邑有城隍則一邑之心所射射心衆則其聚靈也強聚靈強則其為神也渙劬神渙劬則其答也無言其應響也無音聲不周而普徧不動而運用不宰而主張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敦思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祭各

有所宜之神郡州邑於城隍必設廟以虔祀事非以為人穆神靈而祈福祐者歟龍泉城隍舊有廟在五廂內洪武元年邑令高德賢鼎建景泰三年知邑事黃中脩勅衄漏歲久梁宇傾壓苔補丹青塵蒙香火億神脈脈若有偵者成化辛丑今南畿監察御史池陽張侯大信前宰是邑拔邑耆宿之尤謀新其制民皆樂輸金成喜兩帛無愁縷工仲豫指兩改歲星門廡殿宇填填翼翼嘉興姜侯一臣以名進士繼侯為政又加輪奐一楹莫蠹三瓦莫遺神罔怨恫陰液淋漓瘴解夏霜早送陵泉歲事告成邑大夫士洎小民咸若曰神福吾民二侯之

功不可湮沒因求于言勒於麗牲之碑嗚呼明則有人
幽則有鬼神神不能自霧其霧資之人人不知自霧其
霧要之神是廟聿新凡民曰不欽肅善有所憑而敢為
惡有所畏而不為神霧益彰則人心益聚天人交通神
我一致不顯亦臨無日不禱是豈常人之所能及耶或
曰生為異人則歿為明神請伯夷則致雨怒樊侯則降
雹憊桺宗元則什客古今所傳不可謂無之夫為臣歿
忠為子歿孝方其為人得天地全霧以生取物宏而用
精多及其歿也真源不散承天之符與民救災捍患上
下風雲叱咤雷霆以血食一方亦有之乎予應之曰妙

用不測是之謂神使神可測安得名神人或為神理容
有之僉曰先生善識鬼神情狀卽以是言令石工從事

馬平縣重脩儒學碑

柳州為嶺南名郡自唐以來皆有學榭子厚文宣王廟
記云學者道堯舜孔子宋汪彥章學記云大觀中士之
絃誦者至三百人馬平為附郭縣邑士俱入郡學凡柳
汪二先生所云馬平得其大分景祐間甘君翔曾一甲
科及第其後繼武圖南者逐逐惜郡乘遭兵燹失傳
國朝洪武四年縣丞唐叔達始開設縣學自是登科第
者先後相望學在羅池街東地形稍卑弘治七年江水

汎溢汪洋如海浸淫文廟半扉孔子真乘桴矣或者議
欲遷於城中不染春漲隙地否則仍併入郡學爲土偶
歸泥計衆以水患不常有一饑豈宜廢食且茲學之設
每當大比宴鹿鳴者不下數人興賢勝地其忍鞠爲荒
圃石不欲遷秋元計君宗道因上書於提學僉憲莆田
彭公甫反覆辨論其事甚悉本學又移文於

欽敕總督兩廣兼理巡撫都察院左都御史鄧公處力
陳仍舊貫爲宜得允所請儼羊靡靡延楹其趾柳州守
四川之內江李侯安字邦輔少出官族以文行名於
時由名進士宗官官正郎以至今職九年冬至任民

勇紛孳鋪以太和未六郡以靜治乃脩舉廢墜觀茲學
頽圯已極天明年二月首造正殿次建兩廡門以禱星
繚以周垣修輯明倫堂以及齊房庖舍無不堅固完好
侯慨邊郡凋弊心恐煩民節縮衆費幹無爲有以成厥
功新學旣成士益增氣咿唔之聲在在盈耳惟是學政
之闡宜有訓言以代教象予乃揖諸士子而告之曰天
地之間物各有職試以小者近者言之蓄帛能溫儲粟
能飽備器則得用爲室宇則藉帟幪此物職之盡乎人
者也雞司晨犬司夜鳥鳴春蟲鳴秋此物職之盡乎天
者也惟人亦然耕食鑿飲趨事赴工亦皆有職况士乃

天民之秀其可以無職耶爲學以盡性爲本讀書以明道爲先和順於道德之場洞達乎天人之表以腴其身以昌四海此則士之職也尋章摘句薄收急售以圖功名富貴爲士之職如是而已乎天下無失職之物而有失職之士此古今所以稀善治也或曰先生論士之職如此然則有司之職何如曰脩身範物造就真才以爲世用此則有司之職也簿書期會云乎哉若戾者可謂知所盡職者矣諸士子其勗諸盡士之職斯盡有司之職譬如良金之出不能不寶朱提也若然則所以厚報賢戾今日興學之心孰有大於是歟求于言者馬平令

鄭君頊同府長沙曾君政協贊其成掌教賓州宋君
司訓蒼梧李君昇方新學之造贊府內丘趙君洪同頊
實課護工作初舊學之欲遷遠等與宗道能疑沍衆謀
申請當道得有今學是皆有功於茲學者當牽聯書其
名字以詔無窮

馬平縣儒學科甲題名碑

唐虞之才出於推薦周始行鄉舉里選之法鄉大夫貢
賢能之書王祭司祿而受之藏於天府今鄉會二試登
名者有錄蓋昉於此唐時登進士第者題名雁塔宋立
進士題名石刻於禮部

國朝又立之於胄監京師所爲四方標準若然則府州縣學重刻本學科甲之名以見人才之盛以爲山川之光非以義起者歟馬平科甲代不乏人號小莆陽宋景祐間甘君翔又嘗一占掄魁實爲嶺南文獻之邑

大明洪武初賢才益盛非郡學可容因各建學以優絃誦自是進士則有蕭君文秋元則有計君宗道其他得雋發解每大比不下數人分入郡學成名者又在格外縣令潮陽鄭君瑛掌教賓州宋君遠司訓蒼梧李君昇等懼本學先後登一第者其名久而湮滅相與伐石題名以圖不朽永予詔之以言夫人之名父詔之歿響隨

呼滅是故常人之名不出十里君子之名能揚四海聖賢之名能傳千古今則勒之於錄刻之於石非可揚可傳之一事歟嗚呼莫堅於石歿石之刻於人者有盡莫脆於人歿人之刻於石者無窮曹娥郭有道峴山等碑多野火而礪牛角化爲朽壤已久今則因其人而思其石屹然拄空者常存是非人之能刻其石耶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文中子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諸君於仕學之間一毫天理未純人欲未盡則見之事業公焉而糅之以私王焉而雜之以霸又安能光明俊偉以示天下後世哉學必爲己仕必爲人

明德新民兩造其極夫如是則於名也欲離之而愈合
欲遠之而愈近吾知今日之石雖細書之而遐邇共睹
大莫踰焉雖淺刻之而歲月不磨深莫踰焉斯石之遭
如何傳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諸君盍共勉之項
等進曰班孟堅作勒燕然銘韓昌黎作送李願歸盤谷
記柳刺史作柳州東亭記當時畢刻於石今石皆何在
若此者不可枚舉茲又因其文而思其石則又刻石於
文者斯石之遭不在先生之文乎予應之曰不敢當不
敢當當與諸君交相勉

新建蘇州府太倉州治碑

凡事天蟄其機而人啟之天無為而無不為人為而實
無為事若是成猶納履赤趾畀裘粟飢騁途之夷應以
車輿人心恬愉悠久允宜設若違天而行強以智力為
之在人為贅疣在木為寄生人欲去之惟恐不違也果
能堅凝於無期耶天機之人成之人之所為即天之為
故曰天無不為而人無為天人合一之道也太倉一名
東倉在元時宣慰朱清張瑄於此開創海漕市民漕戶
雲集霧滃煙火數里久而外夷珍貨棋置戶滿萬室延
祐元年遂徙崑山州治於此十有六年張士誠據吳始
築城鑿池以禦海寇州治復移崑山我

朝吳元年立太倉衛洪武十有二年分衛鎮海以治一
城衆議薄城內外兵民糶居歲久脆勅莫埒當改鑄鍵
以爲之防又兵案歲荷戈時屢乏餽或有庠癸人呼且
崑山之東陞常熟之南維嘉定之北隅去邑稍遠艱於
追呼割其可棄合三爲一并以崇明爲屬足爲大州安
民足兵計不出此弘治十年巡撫右副都御史朱公瑄
遂以立州事

奏聞

上曰俞廟議僉曰立州非艱而成州惟艱易之在人茲
州之立賴有新蔡曹公鳳由名進士爲才御史出守於

蘇清德重望上總綱維恢恢遊刃然下緯萬目條陳葉
貫匪人亦難料理不可不精擇其人已而臺省科道合
推湖廣之棗陽李侯端登黃甲官六察平生勁氣直節
聞於遐邇因忤權貴久屈下僚雖時宜大用立州事重
非斯人弗克荷負爲州擇人不爲侯擇官遂擢侯爲州
守先是以舊教場爲州治至若門堂庫獄譙樓廨宇斬
新建立前砌大街後築土山規模氣象堂堂翼翼他如
學校橋梁壇宇公寓整造無遺宏麗州形一洗衆目而
侯平日綱紀脩明凡繫州大體者人爲可緩侯以爲棘
力障頽波必欲安流以至調羹合睽益坎剷坪皆著爲

成法足以垂示方來凡若此者刊落踪跡離明莫施州
新大立乃在於茲是又民可使由而不能知也侯旣成
州朝野屬望去此回翔大藩羽儀

天朝有日於是前鴻臚寺序班王君棫義官鄭餘慶等
以侯勞勩吾州不可言罄當有紀述以暴侯功相率踵
門求予文勒石以垂永久予聞

國初有望氣者云此州當復興與鄉宦高君宗本陸君容
皆作爲詩歌以紀其實不可誣也然則上天立州之意
已久天何言哉以氣代言而已矣侯今一新州治非成
天意歟人心所在天亦隨之州立之後黃童白叟輒輒

熙熙數所僂益咸以爲晚天人心并侯之心混而爲
一共成是州其果偶然者耶使侯爲政不能安集三邑
之民共樂維新之地其民一興懷舊之心則州猶未新
也新州云乎哉雖然新之與舊相爲循環千古在前萬
古在後茲州之新爲後之舊苟繼侯爲政者能鼓舞作
興新民之德又興廢舉墜不替舊規益光前烈則州可
常新也是非侯之所以望於後之同志者歟夫州之立
朱公首功曹公親履荒翳完州在算山立莫挽此以竟
事功在不刊南昌丁君隆亦由甲科官風憲謫同知州
事先侯至任芟除荆棘以至有成厥功居多若同知麻

城萬君祥通判定州李君許常熟縣知縣慈谿楊君子
 器又同相址經畫其後復有同知懷安周君明判官堂
 邑陳君璽蘭谿龔君詔黃梅黃君譜吏目安定楊君善
 舉能協相克成厥功若分董匠役宣力執事則義官王
 俊與餘慶等亦嘗効勞其間理宜牽聯書其姓名用詔
 無教

卷四終

思玄集卷之五

明海虞桑 悅民懌著

泰和徐 威來鳳註

後學 翁憲祥兆隆選

翁應祥兆吉校

姪孫 孝成道凝次

序

送洪本陳隱君序

山陰陳君推士以進士令西昌吳雲越月性情化出納
 嘲同異甌苔形影篇章蛇蟠虺結之牘易予分西昌教

每陪君參謁官長塵全腥灑濩落入穀相顧浩嘆曰巢
許笑人出也隙舛返也澹舛匪中庸蹈欲返初服用是
聽瑩一日君之兄洪本隱君來訪君告予曰吾與吾弟
異趨世差池吾吾卽與永訣吾隱居山林黜陟理亂俱
隔扶桑之浹好吟咏滴澗泉潤硯翰墨減滄插骨覺有
流動意好飲酒樂岳之下飛霞汗煥流焰光籠盞竿酒
騰氣鬱律相搏飲之度能駐顏好聞音樂松篁在列厲
風奏之闕以越微風奏之清以泐聒笙竽莫寫意不在
魚坐石輒乾釣採之以燕穩勝肉食韓子云惟適之安
吾亦有焉吾自謂天壤間真無樂可代此不知吾弟與
君輩以爲何如予聞其言覺有媿色徐起而揖君曰君
兄隱君之賢有如是哉使予與君非躁出山患無是樂
耶失之不能不以羨人隱君茲行惟與予夜登快閣觀
澄江水月一掬武山玉華之秀買舟徑返挽留數日掉
頭弗顧雖舛隱君往矣浙名山仙牒收紀者首天台姥
隱君熟遊焉予與君弟亦約濯纓潁水有日他日有攜
童冠數人吹洞簫跨黃鶴尋李白孫綽之歌之賦於二
山煙霏夕嵐之間者必予也隱君兄弟毋使山靈遺文
絕我序以送之爲遊左券

雲南鄉試小錄後序

成化癸卯雲南當大比之秋巡按監察御史汪山泊藩
臬臺臣與凡百執事悉純心以求真才合貴州來試之
士數幾六百精加披選共得四十有五人復勒其文之
精者以式後學小錄旣成僉謂悅濫竿較文之末宜序
諸後昔柳子厚作柳州文宣王廟碑引其欲居九夷之
言夫雲之與貴三代之所不臣敷孔子之志正在欲居
之內

聖朝奄有萬方德化所被山木天國江湖失險華夏蠻
貊悉臣悉妾今茲二藩多士來試秋闈者固非仁義道
德之譚不啻北面杏壇而親聆咳唾者碧雞金馬其化

魯之泰山鳧繹矣乎何其一丕變之至是也夫諸士子
所讀者孔子之書孔子之志其在書乎哉必於天地之
覆載法其仁霜雪之摧覆法其義萬物散殊高卑以陳
法其禮日月之照臨江河之流通法其智欲使含智之
民肖翹之物無不得所而後已六經經是而已魯論論
是而已大學學是而已孔子之志其在書乎哉學孔子
之道者必仁以守之義以裁之禮以履之智以察之其
始進也沁沁然若無逢焉其用力也蒸蒸然若將過焉
其究竟也繹繹然若將退焉退而不流是之謂凝凝其
道則身無私而萬物皆我小用之家國大用之天下有

思文集 卷五
不成位育之功耶夫學繪海圖者雖未必一蹴而似海
然必狀其波濤之吐吞與夫天吳紫鳳之出沒貌河沼
者減焉而已耳膠焉凟焉而已耳此則立志大小之喻
也諸士子其勉之哉涉學海之瀾而尋其源將由濂洛
而泝洙泗之流悉化二藩山水爲聖門之宮庭壇宇夫
孰禦之苟以書觀聖人必以言爲媒利祿之資夫如是
則雖服游夏之服而同其步趨是未免乎陋也學聖學
以經世任重而道遠悅願與諸士子交鞭策焉

唐詩分類精選後序

右唐詩分類精選二十卷凡五千餘首四明呂侯尹吉
水時所選將繡梓以廣其傳其子尚清過予西昌之栖
雪軒求一言於後予常注意三百篇而知其意古人之
詩運意而已辭畧點綴而意自明徃徃餘意出於句字
之外如愛召伯則云勿剪其甘棠則見其子孫臣庶其
愛可知如作樂以合祖則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先代
之後不聞樂而感泣則和洽神人又何待言說耶且興
起無情而難接比雖有影而斟酌難類所易作者直賦
而已而其言之厚薄又真關於氣化之盛衰如正風雅
皆作於周之盛時是時詩人皆飲天地之和以發聲故
其辭盎然太虛摹畫無迹九戩伐柯諸詩畧申情志其

每陪君參謁官長塵全腥灑濩落入穀相顧浩嘆曰巢許笑人出也隙舛返也澹然匪中庸蹈欲返初服用是聽瑩一日君之兄洪本隱君來訪君告予曰吾與吾弟異趨世差池吾吾卽與永訣吾隱居山林黜陟理亂俱隔扶桑之浹好吟咏滴澗泉潤硯翰墨滅滄插骨覺有流動意好飲酒舉盃之下飛霞汗煥流焰光籠盞竿酒騰氣鬱律相搆飲之度能駐顏好聞音樂松篁在列厲風奏之闕以越微風奏之清以泃聒笙竽莫寫意不在魚坐石輒乾釣採之以蒸穩勝肉食韓子云惟適之安吾亦有焉吾自謂天壤間真無樂可代此不知吾弟與

君輩以爲何如予聞其言覺有媿色徐起而揖君曰君兄隱君之賢有如是哉使予與君非躁出山患無是樂耶失之不能不以羨人隱君茲行惟與予夜登快閣觀澄江水月一掬武山玉華之秀買舟徑返挽畱數日掉頭弗顧雖舛隱君往矣浙名山仙牒收紀者首天台媯隱君熟遊焉予與君弟亦約濯纓潁水有日他日有攜童冠數人吹洞簫跨黃鶴尋李白孫綽之歌之賦於二山煙霏夕嵐之間者必予也隱君兄弟毋使山靈遺文絕我序以送之爲遊左券

雲南鄉試小錄後序

思文集 卷五
成化癸卯雲南當大比之秋巡按監察御史汪山洎藩
臬臺臣與凡百執事悉純心以求真才合貴州來試之
士數幾六百精加披選共得四十有五人復勒其文之
精者以式後學小錄旣成僉謂悅濫竿較文之末宜序
諸後昔柳子厚作柳州文宣王廟碑引其欲居九夷之
言夫雲之與貴三代之所不臣敷孔子之志正在欲居
之內

聖朝奄有萬方德化所被山木天固江湖失險華夏蠻
貊悉臣悉妾今茲二藩多士來試秋闈者罔非仁義道
德之譚不啻北面杏壇而親聆咳唾者碧雞金馬其化

魯之泰山鳧繹矣乎何其一丕變之至是也夫諸士予
所讀者孔子之書孔子之志其在書乎哉必於天地之
覆載法其仁霜雪之摧覆法其義萬物散殊高卑以陳
法其禮日月之照臨江河之流通法其智欲使含智之
民肖翹之物無不得所而後已六經經是而已魯論論
是而已大學學是而已孔子之志其在書乎哉學孔子
之道者必仁以守之義以裁之禮以履之智以察之其
始進也沁沁然若無逢焉其用力也蒸蒸然若將過焉
其究竟也繹繹然若將退焉退而不流是之謂凝凝其
道則身無私而萬物皆我小用之家國大用之天下有

不成位育之功耶夫學繪海圖者雖未必一蹴而似海
然必狀其波濤之吐吞與夫天吳紫鳳之出沒貌河沼
者減焉而已耳膠焉凟焉而已耳此則立志大小之喻
也諸士子其勉之哉涉學海之瀾而尋其源將由濂洛
而泝洙泗之流悉化二藩山水為聖門之宮庭壇宇夫
孰禦之苟以書觀聖人必以言為媒利祿之資夫如是
則雖服游夏之服而同其步趨是未免乎陋也學聖學
以經世任重而道遠悅願與諸士子交鞭策焉

唐詩分類精選後序

右唐詩分類精選二十卷凡五千餘首四明呂侯尹吉
水時所選將繡梓以廣其傳其子尚清過予西昌之栖
雪軒求一言於後予常注意三百篇而知其意古人之
詩運意而已辭畧點綴而意自明徃徃餘意出於句字
之外如愛召伯則云勿剪其甘棠則見其子孫臣庶其
愛可知如作樂以合祖則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先代
之後不聞樂而感泣則和洽神人又何待言說耶且興
起無情而難接比雖有影而斟酌難類所易作者直賦
而已而其言之厚薄又真關於氣化之盛衰如正風雅
皆作於周之盛時是時詩人皆飲天地之和以發聲故
其辭盎然太虛摹畫無迹九戩伐柯諸詩畧申情志其

風遠變矧風雅變之之極安得不憤激風雲而氣撼山岳哉就以周公所作論之大明東山之間又自不能無升降矣况其下者乎繼而離騷之作比興畧備真有三百篇遺意蓋原之詞本為憂國畏讒鬱抑不平而作又安得不馳騫於變風雅之末流哉如九歌中心不同今煤勞交不甚兮輕絕最為善語而使原當文武之世茲言何為而發就使文武之世之詩人當原之世吁嗟騷虞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等語又豈可鑿空而妄出哉風雅變中之變又不可專委之人也自秦而漢去古未遠五言之作古意猶存如唐山夫人樂章鳴漢之盛與頌

彷彿而靈芝搖蕩等語漢之風雅又日變矣降至魏晉亂日多而治日少則能詩如曹子建阮嗣宗張茂先陶淵明輩將何所飲以發和平之音耶大抵三百篇以後取其詩之上薄風雅當味其意之淺深何如不可專論其辭之平不平也曾南豐曰自文武而後又千餘年而有太宗之治唐詩之和順清適太宗之治釀之其盛中晚之外又唐業隨之可考也就其中傑出者四家曰陳子昂氏曰李太白氏曰杜少陵氏曰韓昌黎氏間有數詩畧存漢魏比興而頗解古人用意較率然一篇數十言中其意不如風雅中之數言則又似唐之制度文為

足以凌駕三代而先王之真德實意僅存絲髮也詩可以易觀耶然後世學詩之士多舍四家而他師豈不以王摩詰劉長卿韋應物之流皆意隨句絕而平順易見哉詩猶海也三百篇爲其蓬島漢魏晉爲其弱流而唐則猶其中之亶夷諸洲學操舟之士至海門而震疊苟望洲之畔岸心意俱飽更何有希冀者乎呂族之選此詩蓋剪其荊棘去其旁岐誘人至止是洲而予申以是言又欲過此而徃直遡弱流而至蓬島也况我

朝治隆唐虞尚何古之不可復哉侯名炯字文昭以名進士出爲令職政通人和歌謠載道拯物之餘畱心文

事不易得云

送西昌令陳推士考績序

君子之爲政不事於權謀術數之末而收功於禮義之途者常若舒緩而不登及其漸漬濡沁而有大成焉則不可以淺近目之矣是故就火而炙抱冰而寢其暑也涌然其寒也倏然人孰不快意耶使求暑於冬至一陽之復求寒於夏至一陰之生不亦遲鈍而無爲乎及其氣候之至而景象之成焉則其功之悠久奚啻百倍冰火而已哉

朝廷重守令之選每徽名大邑輒以進士治之三年政

成多擢司風憲之任以知民事也浙之山陰陳侯推士
胸次平夷少善吟咏篇章人推爲李商隱劉長卿行隱
然名動京師及登第當道以吉之泰和素號繁劇乃推
侯往侯至勵清節布公道事無起滅訟無炊闕威而不
見其可畏寬而不見其可犯敝裘羸馬而不見其爲矯
逾年求暑者漸溫焉求寒者漸涼焉所謂涌然而暑倏
然而寒者侯甘讓之溫涼攸積寒暑之政乃成今年春
以六載考績之京吏民相安其政不忍別求予言以爲
贈夫君子脩其實以待官實大而官小不至溢其實實
小而官大必至溢其官侯介然有守不欲進遂健羽數

年淹留百里設施之餘尚有餘寧不可貴耶且大丈夫
之出爲世用自乘田委吏以至公孤宰輔皆吾分內之
官則自格物致知以至治國平天下所以沒身於理義
之途者皆吾分內之學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缺者也
侯其可不益加之意哉予忝分教泰和與侯相得甚深
喜侯之政有成而足繫齊民久遠之思因書之爲後之
傳循吏者告焉或曰侯之名實已孚於上下此行于青
霄而直上不下可知矣當有登仙之美雲山之感以豔
其行嗚呼爵位之陞君子之所憂小人之所喜侯平昔
視浮榮爲兒戲而予之所以望侯者亦不以官職之崇

思文集 卷五
甲也外物或倘來量吾實斯受之而已矣可不贅
送德慶州判官蔣君還任序

人不能任虛空餐沆瀣衣雲霞則燬宮室裛冠裳凡米
鹽薪水可周日用之物一不可無官府均民以息爭故
周民事一用民皆所當為悠然以遐思凝然以靜處高
簡廓落而欲外事以為高離物以為尊不屑於有司之
事否則平明紫閣日晏彤闈又否則南山之南北山之
北方能放情於自得之場其胸次歛然萬物之表與否
恐非外境如風附大翼能相而使之上也是故夜明以
燭其光在火冬燠以裘其溫在毛恃燭以為明假裘以

為燠與冥與課相去幾何天光內發丹田常火者果藉
外物為明為燠否耶予自幼習皇帝王伯之學踽踽南
北彳亍弗試後分教西昌倅星沙調龍城自為師儒後
功業濩落而名譽日損自顧生平於有司出納之瑣屑
實有所不樂為者已蒞其職而不能脩其業毋怪乎人
之尤已也時拙於用大已拙於為小既與世差馳今年
春以公事寓梧慨念歸山有日因訂定周禮六官以見
志細編摩問又以見周公之於天下大而天文地理細
而農圃醫卜無不究精微以立說若糞田種牧之事有
老農老圃專意之所不能及者然後知予向之所不介

思文集 卷五
意者皆周公之所經心者焉以不介意之我而欲經論
周公經心之天下就使已志盡行又安能綜理天下之
務而無滲漏也哉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此之謂
歟西廣之清湘蔣君名俊字時英裔出漢先主尚書琬
之後其鄉有二蔣二陳竝同氣縉紳出色二蔣誠之取
風憲敬之職內翰皆君昆玉二陳仲廉任通政仲華爲
通政叅議皆君師友君蚤游庠序篤志於學成化甲午
以禮經領鄉薦弘治六年拜授斯職當道衆委清軍攝
州并封川印俱有治聲去年四月東廣藩臬黎徐翟王
四公竝謁今總督都憲鄧公協舉君能鄧公特簡用君
擊醯於梧醯利權所在又密邇三府速侮招謗爲之不
易君流通商賈宿弊盡革調一有方衆口無聲今年仲
夏以週歲將歸任一時士夫不忍其別僉求予言以爲
贈予因敘已不能吏事之實於前一以羨君之能一以
訟已之不能爲君者正一節之空闕而不可謂予之不
屑爲也

送豐都令曾右卿序

天不與人謀而所以應人者多有不可知者存焉不可
知此其所以謂之神也然巧曆者之推天不越盈縮損
益朧朧屈伸數端之間則天地之情可見而所謂神者

思齋集 卷五
可潛而知矣是故監之今古位王公者或操市井之見
居艸萊者或具神明之德苟卽其人而觀宜尤天不畀
其全使以天心而論之才不才亦皆爲之子則所以或
予或奪滿不兩畀者必如是而後可謂之平也天以平
付人人以滿期天天人始不相符而謂其不可知不亦
誣天矣乎吉之西昌石卿會君資稟重厚大雅不羣少
領鄉薦肆力於古文詞名聲藉甚海內名士凡納交者
多歛衽推服屢試春闈當曉未揭兒童走卒皆以掄魁
擬之恫翁相播邀邇一口逐北者再君以重違人望不
就選者數年今年春始得爲蜀之鄞都令且同是選者

別駕州守相望君獨雞首之不得爲人更以此疑天之
不平嗚呼是孰知天予君之學之名而奪其官以相補
此其所以爲平也歟且荀卿大賢也爲蘭陵令人至不
欲以百里之勢借之才如蘇老泉德如羅仲素僅止一
簿尚去君之職數階然則君之今官儕之今人則不足
較之古人則有餘尚可謂天之不平哉君今茲徃不自
小其官必法天道以治民凡僂僻於前者不使之滿而
疎遠之民皆得其平雖古循吏之政有加是否耶使民
各得其平而天下治堯舜之治亦不過此君其勗之哉
前奪而後予又焉知君終不薄雲漢而高翔乎予分教

思齋集 卷五
西昌與君相得甚厚君茲官一小邑又有萬里之行人
皆於君有疑於天子故道天意以解之太空冥冥玄造
無聲不知其意直何如

送洗馬 羅先生起復序

賈誼曰天下之 太子在蚤諭旨哉斯言我

朝最重宮寮之選匪 局洗馬冰玉先生西

昌羅君仲明胸次平和文章古澹平生言動一以聖賢

為師由進士及第歷官翰林

國史脩撰擢至今職輔導

東宮數年

念 磨學日新仁孝之名聞於四海未幾丁內艱去位服闋

袞職之久虛

鶴駕之駐想即買舟北上其姻姪楊君宗華謂予宜有
言以壯行色先生素厚於予每與予劇譚今古日夕不
休或嫠然忘言熟一顧盼益予尤多茲將別袂有雲山
之隔其可以無言耶夫天地之生物其有本歟其無本
歟曰有之其本以冬藏有冬則不患無春夏秋有藏則
不患無生長殺王者學藏同天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所
以藏也生之長之殺之以齊家治國平夷于舉而措之

也禹湯文武之爲君久安長治不用是道哉後世英君
誼辟宰制六合者非不能生之也非不能長之也又非
不能殺之也其藏則無有也無乎藏是無生長殺之本
也無生之本是其生三代之餘春也無長之本是其長
三代之餘夏也無殺之本是其殺三代之餘秋也其能
若三代之全歲功乎本朝

皇儲類育德春宮切磋琢磨罔非正人使成大學之道
蓋以脩諸本存諸藏也

列聖出御皇極至治馨香曠古所無是豈偶然哉是故
必脩王者之學而後可君人必知王者之學而後可事

君先生素習經濟之業慶雲景曜正值太陽光采扈發
茲行則所以益固天下之本以篤

宗社無疆之休尚何待言說耶黃河時清靈鳥日鳴四
海豐亨是謂吾道之行予與先生固無人已間也

章氏五鳳鳴陽詩序

詩曰鳳皇鳴矣于彼朝陽朝陽喻世道方亨鳳于是乎
鳴也風雨膠膠則雞鳴不已故曰翔于千仞覽德輝而
下之舜文之時野悉鳳斂自是而後真鳳高逝乃以人
而况之如名謝超宗爲鳳毛竇侍御爲鳳雛之類是也
外父海虞全名章先生以文學起家爲監察御史琅玕

滿腹獨立不羣屢鳴朝陽有忤權貴竟以是去職朝士
以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分韻作詩以送
之蓋擬先生爲唐介也還家杜門訓課諸子俱翱翔仕
途長曰儀字來鳳官至北京國子助教次曰表字翔鳳
官至西廣少叅次曰格字韶鳳今爲八閩左方伯次曰
律字鳴鳳今爲巡撫滇南右副都御史猶子曰度字虞
鳳亦爲蜀之建始令其科第之盛自燕山竇氏之後真
絕無而僅有者詞林大夫士咸以諸內兄嘗歷官中外
政聲奕奕故以五鳳鳴陽稱之投贈詩文歌咏其事者
後先相望蓋慶章氏一門之瑞世而喜天下之文明也

且韓子獲麟解云使麟不爲聖人出則謂之不祥亦宜
夫鳳非時不鳴其鳴必當朝陽乃爲可貴昔楊雄以鳳
自擬而仕于莽朝是于昏夜而鳴與鶻鷂無異唐子西
致詰鳳之辭良有以也我朝

列聖相承重熙繁洽如日方升輕陰未起而諸內兄文
采燁燁前唱後應聲聞于天尚何待回翔丹穴真發噓
嗒卽都之聲而後謂之鳳耶若夫諸君子之作皆治世
之音足以協之律呂而長鳴百世者抑又以見章氏之
鳳鳴之以時有可贊而無可詰也詩文總若干篇旣編
輯成帙以傳不朽因爲總序作者之意

舒城秦公做庵稿序

文者道之英古人體道於身而宣之於文非徒文也然所謂文者自動作威儀以至發之於功名事業皆是也曰詞章也者特文之一事耳是故見其人不見其文可也見其文不見其人不見其文也如孔子之六經孟子之七篇皆世不我用暮景迺成故遊孔子之門者不求孔子於六經遊孟子之門者不求孟子於七篇孔孟既沒六經七篇之傳所以續其亾以施教也苟讀孔孟之書而不潛心其爲人不爲徒讀也耶舒城秦公崇化博學能文由名進士歷任冬官貞外郎出守太郡澤瀉一脩

名颺馳今擢江右大叅予爲屬吏每謁公分司之申觀公器宇凝靜規模宏遠其言舒而不詹其容疑而不翔其意昔昔然恒若締交神明者見之設施寬行規矩之中嚴出刑罰之外事集而民不擾予私嘆曰公之文有如是哉旣而公出所作詩文一帙示予予取而讀之語皆中心流出畧無桎杻窘迫之態霍光出入禁闥步履如一公文之遲重似之林逋照影西湖吟弄梅月公文之間澹似之向子平蚤畢婚嫁遍遊五岳名山公文之脫灑似之故讀公之文可以知公之所存予事公最久所以得公之文者固不在於多言千古在前萬古在後

有後生於予者欲儀刑於公思一見而不可得其可不
於茲文而求公乎公平生以禮自律號曰傲庵卽以庵
名名藁詩文凡若干篇予嘗辱愛於公序公之文以傳
因述公爲人之大畧使天下後世之人有求公者知公
之全文不特在於言語也

金文靖公北征前後錄序

永樂八年十有二年

太宗文皇帝親征北虜出師者二臨江金文靖公實當
帷幄之寄作北征前後錄江右大叅傲庵舒城秦公崇
化旣自爲之序以引其端復令予伸之以言俾龍泉令

嘉興姜君學夔錄梓以傳不朽予敬觀者再歛衽而言
曰自古帝王之自將若宣王伐淮北之夷撥亂反正謂
之定師定師者理漢高祖平城之役輕挑強胡謂之湯
師湯師者挫隋煬帝唐太宗好大喜功皆有高麗之伐
謂之荒師荒師在淫主則亂在英主則衄自是而後若
宋太宗財力未瞻卽欲收復燕雲謂之棘師棘師則不
支至我朝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淨掃彌天之虜謂之滌世之師
太宗文皇帝仁勇奮發迅摘蘂芽沙漠永清謂之繼武
之師滌世之師功貫百王繼武之師澤流後裔予嘗訝

太宗文皇帝以萬乘之尊不憚逐虜之阡危今觀此錄始知聖躬龍潛之時凡虜地山川之險要經練已熟而於焚龍城犁胡虜塞之策悉已素定於胸中且以正興師鐵騎百萬川湧山峙尚何醜虜之敢犯耶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靖藝營宿將百戰無前是錄之成當代絕筆百年承平邊塵不驚於是乎驗誠使伊傳居禁中頗牧在邊陲而又脩文德以堅中國之防吾有望天下後世此錄之無續也於是乎書

雨花臺詩集序

高座寺去金陵城南二里據岡阜高處昔天竺吉友尊者讓王位西晉惠帝末永嘉中遊建康止建初寺王導一見先呼爲我輩人當時名流如庾亮周顛謝鯤桓彝等無不款洽常以高座孤坐故時呼爲高座法師卒葬茲山元帝初爲樹剎表識後沙門造寺於冢謝鯤卽以其座名名寺梁天監二年寶誌公來居與五百大士俱有雲光延坐岡說法天花亂墜因號其岡曰雨花臺臺俯瞰城闔有江山之勝自唐李太白盧貴元而下俱有題咏今主寺寂庵上人澄心面壁以正法眼藏觀破南北宗旨猶有詩書結習未忘恐見存之詩久亦湮滅乃

欲繡梓以廣其傳刑科給舍溧陽史君巽仲與上人有
詩壇之契恒捐薪米以助其費梓刻既成巽仲求予言
以爲序予熟遊金陵茲臺屢登焉每一送目詩景滿前
然景物一致而態度屢變詩亦隨之鍾山雲抹銜日半
規其詩黯以淨黃屋擎天紫氣陸離其詩壯以麗江暗
浪喧風帆搖曳其詩閑以激長干繁華鳳臺嵯峨秋高
氣清長空煙縷凡三國六朝興亾蕭颯之意與夫王謝
周庾諸公風流蘊藉之態無不暗畫於中其詩扞之而
行蒙之而明平之而峻層其冥冥其澄澄孰能盡暴其
形傳其聲是知其有餘不盡之景雖畫經騷人墨客之

所品評者又安能侔其精華有以虧成也哉予恒默坐
臺端吾心窅然以深吾思灑然以凝靜與溟濛居動與
玄造并方能與是詩會於太虛寥廓之庭嗚呼是可以
易知耶詩自唐至

國朝凡若干首讀之光彩爛然足知天所雨之珠玉夥
於花當萬倍也寺有八景除臺之外有七曰聚寶山曰
手植松曰中孚塔曰揆秀堂曰永寧泉曰銅鐘碑曰白
石庵各有故事不能盡述

春秋集傳序

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春秋之作聖人之

所不得已也易始於皇書始於帝詩始於王春秋始於
伯禮之與樂所以經緯皇帝王伯者也由易而書皇之
不足繼之以帝由書而詩帝之不足繼之以王由詩而
春秋王之不足繼之以伯皇之禮樂渾渾爾帝之禮樂
雍雍爾王之禮樂彰彰爾伯之禮樂獵獵爾由伯而下
棄禮絕樂則有不可勝言者矣聖人因作春秋以閑世
變明王道抑伯功以建易書詩禮樂之事業是故存乎
易以全春秋之變存乎書以全春秋之恒存乎詩以全
春秋之蘊存乎禮以全春秋之序存乎樂以全春秋之
而易書詩禮樂又所以存乎春秋者也六經各一其

體用論其大分五經者春秋之體春秋者五經之用聖
莫大於伏羲由伏羲而歷堯舜禹湯文武至孔子而極
道莫大於易由易而歷書詩禮樂至春秋而極極於春
秋雖使孔子復生而經不可再續矣故曰予欲無言悅
自蚤歲卽習易書詩而窺其大旨禮殘樂缺頗游心三
禮以會其歸而於歷代樂書亦嘗參互考証以求其制
作之原以爲皆治世之言也晚讀是經始知聖人經理
亂世之大經大法盡在於是世變之極至此而障可以
循是以上王帝皇之道又有以知易書詩禮樂春秋循
環相爲無窮而春秋又不可以孤讀也傳春秋者不一

家近世多宗胡氏安國以辭駕理貫穿上下發明聖人
褒貶之旨不爲不多但病其議論翻翻文致成章朱子
所謂以義理穿鑿者亦計十有四又當宋高宗南渡之
時欲輸忠蓋於章句之間故於復讎外夷處言之微有
過當有非萬世之通論者悅不自揣量因取胡傳刪其
突兀擇取諸家之平順者補其闕畧間有一得之愚亦
附見其中名曰春秋集傳薄宦代耕奔走南北屹無定
功凡十易寒暑始克成編莊子云有成與虧者故昭氏
之鼓琴也無成與虧者故昭氏之不鼓琴也予於是經
闕疑頗多雖抱面墻之恥不敢爲脛廟之見是不欲聖

經之無虧成者耶傳總若干言爲之序以示後之君子
有任天下國家之寄思用是經者當求易書詩禮樂以
爲之本庶幾箱實而飾輪轅也弘治四年三月望長沙
管糧通判海虞後學桑悅書於湘潭行府新建梓鬢亭
中

壽張母袁太孺人八十序

人之奉親養之事之均以物以形有不以物而養不以
形而事者婦樂其心而已矣是故薦孟宗之笋烹王祥
之鯉舉潘安仁之籃輿承歡朝夕樂其心不違其志不
可謂非孝然陶侃之母欲其子之清白不欲其有所餽

遺范孟博之母欲其子之全令名不欲其戀左右則又非常情之所能測者大抵凡事求之穀中者可以識見推出之度外者不可以意象測理或然哉浙之天台靜庵張先生少以高才精壁經掇正統辛酉亞魁分教宜城士類多有造就擢永年教諭當先生發解時與東閣大學士呂公原同聽鹿鳴呂奇先生才正薦遷風憲而先生物故矣太孺人冰蘖自守凡四十餘年教育子景元字弘仁德學成就亦以科第起家掌教常熟常熟吾邑也僻處一方迎謁官長有數弘仁訓課之暇日進甘旨於太孺人之前怡怡愉愉北堂春盎弘仁才名四馳

北畿與湖廣山東等藩爭聘知貢舉雖暫離膝下亦數月往還無大倚門之勞太孺人之心樂之今弘仁擢守桂陽以道遠乃獨之任太孺人以爲吾子雖不在目然把麾專城抱負可展千里之地得被其澤况所分之俸足以自腴心亦樂之蓋常熟之樂樂以私情桂陽之樂樂以公義然則太孺人之所以樂乎弘仁之爲子者果專於物養而形事耶嗚呼其賢矣哉明年秋弘仁當朝覲之京太孺人壽正躋八十月二十八日乃始生之辰欲僂道稱觴於前預求子壽之以言子聞太孺人姓袁氏少出宦族相夫教子內德咸備族多長年有祖

母者年百有五乃終壽種相傳有自今年雖向暮垂髮
過膝耳聰目明儼如少壯子爲大夫遠以祿養子姓森
立蘭玉滿砌向後純嘏之享其可旣乎十載之前太孺
人年方七十予旣以序爲賀今又賀以茲言凡十易寒
暑必求予言爲壽已成故事自茲而往弘仁官益遷則
功名益赫功名益赫則慈訓之名益彰慈訓彰則太孺
人心益樂心益樂不知歲月之夏也則壽益高予文藏
之霧府中亦混混乎其不竭也當儲數十篇以俟

鄧城傅氏族譜序

古者國必有史傳曰生子必問史書之則閭亦有史矣

若族譜則一家之史耳吾之身遡之無始始有吾祖皆
一氣也夫一人之身分而爲若干人各形其形各心其
心又各方其方各則離離則散散則忘而况年代之久
遠世故之推移安得不視至親爲路人者乎此族譜之
作所以聯親疎明支派以興孝弟之心其旨深哉湖廣
僉憲廣西傅公汝礪博學多才胸次開拓自幼立志與
古豪傑爲伍由名進士令南海以循良稱擢刑部主事
歷副郎以至今職清脊有爲使節所至壬人膽落齊民
奠枕去年春劇盜起於臨武公不憚瘴厲親抵巢穴運
謀設伏探丸千有餘指無不就縛至今訶謠載道予之

柳假道桂陽公適按治茲州告予曰吾原籍浙之寧波
鄞邑吾父養晦翁豪邁不羣其學多通由正術署車廐
註誤謫戍南丹因家峇城占籍臨桂衆立軍功擢副千
戶遇蒙

恩詔進階武德將軍惓惓以詩禮教諸子且曰吾族素
爲高門惜譜牒不傳耳予爲進士時遍訪宗人無所得
晚得傳寄此序於蟲螭鼠嚼之餘又以意正其魯魚史
亥尚有句不相屬者則仍其舊不敢強有增益先生幸
爲我序之予觀悅若所序則知傳氏始受姓之遠祖無
傳所可知者隋端明殿學士端公瓌始遂以之爲始祖

端公避亂由和義關外徙於邑之鄧城止居焉後有名
元廣者爲肅宗殿前侍御史名岳者爲昭宗散常侍名
靖者於宋仁宗皇祐四年提舉廣南與狄青同攻儂智
有功名深者於大觀四年爲門下侍郎後擢爲太宰名
堯弼者高宗朝爲翰林學士遂叅知政事高官偉士後
先相望且其脩譜目錄有曰本傳曰誥表曰啟劄曰狀
銘曰祭祀曰贊說曰記序曰詩詞曰雜書凡例云有錄
有不錄當時文獻足徵必有完書今皆付之烏有惟此
一序如餼羊之尚在霽光之獨存豈非天欲不泯傳族
俟公而昌者乎予觀漢唐書於大臣皆立其世系公年

未桑榆名聲戛霄漢廟堂之任不日可待公子乾又年少登黃甲功名事業兩壁相照他日作明一經者脩公世系未必不於是乎有徵也以一家之史登之國史之中則劫數不能磨兵火不能壞此最光祖顯親之大者公其可不更加之意哉凡公嗣人是則是效流衍彙源斯爲至孝

重修蒼梧府志序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道地圖而訓誦又掌道方志如宋志鄭志焉一方志也

國朝既脩大明一統志諸藩臬或有總志而郡縣又各

有志均一事一物大撮其凡小詳其目愈小愈詳密也蒼梧相傳爲帝舜藏域歷漢唐至宋號爲名郡我

朝成化初又開設三府內外文武大臣坐鎮其中兩廣俱在掌握屹然爲五筦之巨鎮民夷望之不啻山之王屋水之江漢也凡郡華實皆當彪采以傳諸遐而舊志脫畧文獻莫徵郡守江右之餘千張侯克脩少以學行文章名聞朝野尤以名節自負由名進士歷地官主事以言事因謫倅滇南之景東起爲肇慶別駕以至今職喻年政教聿興百廢就緒惟以郡志未脩爲欠事今年春予適以公事至梧蒙畱款者再容與間因以茲志爲

思文集 卷五
託又申呈於當道得允乃止予於冰井寺博采州縣古
今事實相與商確校定同府前廷評潮州謝君有容又
協贊其成不數月編輯成篇侯將繡梓以廣其傳僉謂
予宜序諸首予謂宇宙無窮而塵跡易滅不有紀述雖
秉節以建極若首陽之餓死汨羅之自沉亦將寂寥於
身後而况大庭之庫夏后皋之墓文王避雨之陵與世
無甚關繫又安能後千古而獨存者乎今是志之脩如
名宦人物之表章洞天勝跡之暴白上有所監以興治
道下有所效以轉化機在遠者觀之以當卧遊在後者
得之以爲故事下及品物之瑣屑不失爾雅蟲魚之註

亦足以資人之博覽是舉不要於理而無當之空言哉
他如天文風俗城池公廨學校戶口陂塘之屬則又郡
體之所在而不可磨滅者矣志其可以不脩耶昔紫陽
朱夫子守建康至任先問郡志若侯者非知所先務者
歟嗚呼曲折於簿書期會與夫脩舉墜典以風動士庶
古之與今其所尚必互爲先後士君子爲政苟不爲今
吏之先則亦不落古吏之後若是者非侯之識達治體
能臻茲域否耶侯曰吾脩職而行奚有於是

吳氏族譜後序

先王之制禮心無限則爲之制有所泄則引其情如父

母之喪與奉先之禮稍有知識者心皆無限故立喪服至三年而止自天子祭七廟與庶人之祭其先各有等級所以爲之制也夫人本於祖枝葉迷蔓雖賢智亦有所泄因賜姓綴族以厚其源所以引其情也爲之制者斷之以義引其情者全之以仁要皆可以常行者爲當耳自漢魏而下氏族掌之以官此法旣廢士大夫之家各脩私譜所以重其本也慶遠推府東廣吳君告予曰予世居瓊州澄邁之儻村自元以來始祖邦用始徙居安定之譚攬流至予凡七世俱以耕讀爲業予忝許國爲邑庠生卒業胄監爲今官自予所可知者如此予恐

後之迷今亦猶今之眩古也因作爲一譜以示後可乎不可乎嗚呼予觀周子太極圖乃總天地萬物之譜張子西銘乃孝敬大父母之圖學者玩太極圖則知爲萬世開太平之責不可道玩西銘則知爲一世整頓民物所當然是皆充類至仁之盡義之至也况一家之譜其可不脩使人興水木本源之思以全孝友仁愛之天哉吳君可謂知所先務矣君名偁字某爲人慷慨有氣節有守有爲歷柙至今郡人各被其澤出入賊境渠魁攝服遍歷土官州郡悉全名而還顯擢在邇未可料量是不足能顯其譜者耶茲譜之脩兵備副憲汪公旣序其

事於前予爲敘作譜之意因置其後云

太倉州志序

古者史以紀事自天子達於庶人二十五家爲閭生子則閭史書之閭亦有史况一國乎秦易封建爲郡縣史亦隨廢後世郡縣有志亦史之流裔也太倉在元爲漕海要津而聲霍霍季世嘗一遷崑山州治於茲迫於水寇州復故址我

朝立太倉衛分衛鎮海控制三溟歲久介冑奮張黔黎莫又當道遂

奏聞割崑山常熟嘉定之地建立大州以爲襟轄衆議艱於創業兼才備能始克有濟湖廣之棗陽李侯名端字表正由名進士起家令大邑擢柱史清德重望霄漢騰聲直道忤人至於三黜至是舉守是州侯蒞任以三邑民心甘辛異味一治調和政若鋤犁強者突封弱者沁窪剷高益卑俱爲平土又制立大防足以垂示方來庶務艸創上遵前監察御史蘇州守新蔡曹公鳴岐成規下集同寅所長克殫心力剪剩補畸三易寒暑州治告成與坐享成功者勞佚百倍未幾卽以州志未脩爲缺典禮請予至州專任其事志之初脩猶州新立文獻無考搜羅採訪凡數閱月始克成編分爲十有一卷總

若千萬言或嘲云一州之志紀實而已斯志每題有論
有斷有若效司馬遷班孟堅范蔚宗之所爲者第曰力
於此亦勞矣哉予解之曰吾夫子春秋實筆削魯一
國之史左氏所紀乃天下之史千古而下曾謂春秋小
於左傳者乎本州封疆不小於魯所屬崇明亦可方顯
史與鄆予父母茲州誦法孔子其可小視其志耶卷之
爲一州之志放之爲天下之史其揆一也先儒存曰僮
僕知恩可以從政矣侯任憲職時式廓甚宏縮治茲州
名實加於上下不日將有監司廊廟之擢又可以一州
之治擴爲天下之治有如此志可謂全史或者唯唯前

送侯曰梓刻將完誦以是言冠之於首予應曰諾

送周元澤倅台州詩序

吾邑周君元澤以科第起家今年秋始領倅台州之命
將行祖道既設左春坊左庶子吳君原博翰林侍讀楊
君維立侍講王君濟之庶吉士蔣君敬之兵科左給事
中陳君汝玉咸爲詩以餞之虛空出響景物傳聲期待
規美之意又流出翰墨之外予居席末詩未成僉曰當
爲言以引其端予惟爲吏之道其上下交養者乎故吏
於茲土者口養民之粟身養民之帛頤指氣使養民之
奉承惟心不待養恒虛之以還養乎民民則能出粟出

帛輸力而不能運乎心使無吏以主之各一其性而求
遂乎欲愚滑之相距強弱之相矯不至失其常業而悖
亂者幾希是知民之所自養者皆吏有以養之也故吏
者民之大體民者吏之小體夫以人一體而論之一手
之痿痺一足之攣屈若無與於心有不爲是介介者乎
世降俗衰民無常產士無正業郡縣之民痿痺攣屈者
多矣爲之吏者不思與之扶衰而起廢焉是足盡其職
耶而况休戚之不聞痛癢之不知惟思厲民而自養者
哉或曰予謂吏民一體是矣設或懲壬錮過其如自刑
其體何予應之曰飢而食之寒而衣之自愛其身也割

痔開癰濯腸洗胃不爲愛其身乎故曰雨露霜雪無非
教也予素交台之大夫士知其風俗尚氣節重道義漸
染詩書之澤至深至厚雖地瘠而役繁幸其民凋瘵未
入膏肓周君青年高志博學雄才素畱心折民之肱又
協之寅長以和其劑台民之病於是乎療之矣君其行
哉名焯焯而騰仕蒸蒸而升雖調程子之丹以壽斯民
亦於是乎基之也君其行哉贈行詩凡若干首予與君
交最深故特獻愚言以冠羣玉

重刊虛舟集序

袁州守八閩之三山世英王先生由名進士入翰林爲

思文集 卷五
庶吉士除地官主事歷副郎至今職以文章學行發爲
政事有古循吏之風公暇慨念鄉先達王君孟暘以文
名當世其所作虛舟集板腐不傳求得善本謀爲翻刻
求予言弁諸首予觀孟暘之文止有讀書評一篇如宜
僚美丸左之而右右之而左不可定視其詩如西域龍
馬過都歷塊微有躑躅終非凡步孟暘信能言士哉孟
暘在當時名聲籍甚受知者薦爲翰林檢討入侍
經筵總裁永樂大典晚同大將軍英國公觀兵交趾而
歸卒以非辜囚繫而歿夫譽之與毀相爲倚伏觀吳下
王君汝玉評孟暘詩入陳拾遺李謫仙堂室廬陵解君

縉紳謂其凌駕漢唐使眉山見之當避竈而煬準二子
之所言則當時盛譽可知其譽如山則其謗如海孟暘
生歿榮辱所繫如此且言欲其立不必出諸口行欲其
脩不必踐諸身此則天下大同之世淳風之散久矣相
異則忌相忌則疾疾之之至則無所不至焉今古皆然
士君子易處世哉締觀古人逃智爲愚去昏以狂倚長
笑而應萬變托沉酣以冥萬象雖皆失乎中行原其心
欲藉是以免世其情或可恕也如范滂稽康之徒不失
爲狂狷之士有道之世成就之拂拭之當有一割之用
或遐處丘壑友務光而拉支伯亦足以成其名於後世

何至舉世無所依範任其性之所之而爲一偏之歸况使之不得其死耶孟暘臨終有自誅詞一篇與陶淵明秦少游自挽詩意同得淵明之曠達兼少游之悽愴讀之至今使人淚下而不禁昔之置孟暘於死地者今復何在徒足以來千古之唾罵果有賢守如世英者爲表章其言以傳不朽者乎君子觀此則知欲有所立不可畏世而不脩而世之欲擠君子者計其必馨香於後世凡不究其用與夫不安其生者皆足以累一代之治化而已之罪終不原則亦可以少戒以成身與世之美者矣孟暘集以虛舟名似知度世之道者而卒不免范曄所謂知及之而不能守之古人所以見笑於目睫也

先天後天圖學考證序

連山歸藏夏商之易有無不可知而伏羲之易爲周易之宗祖則確然之理也伏羲卦圖爲方外闕之已久逮宋康節邵先生遂指出之爲先天圖而以文王之卦爲後天至朱子亦尊信而表章之也方正楊先生合二圖會先儒議論剖析詳明謂非深明易道者耶且言孔子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謂天人合一事而與前二圖無干涉實有卓然之見者矣雖然孔子欲假年以學易欲行止語默與易爲一也曰韋編三絕以書爲

孔子之易果知孔子者哉假圈以著太極假畫以明卦
真有所得圈畫俱亾合天爲一孰有先後嗚呼是豈易
能哉斯理也安得與方正對坐數日以無言議之

贈夏謝二侯平盜序

周公分天下爲九畿以侯甸男采衛爲中國以蠻夷鎮
藩爲外服聖人豈不欲一視同仁哉顧仁之所施不能
無次第耳本郡所統一州六邑皆地脈相接惟崇明限
以大海聲教難及於郡亦當在以不治治之列其民蹈
鯨波如平地少相讎則挺刃相顧爲常事藥之所芽數
年一獠似又不可以常邑律繩之也去年冬及春有施

夫佩者爲首盜俗以麻千戶稱之兼以讎殺蜂蟻相聚
日漸陸梁因激愈熾郡守東廣桐岡林公思紹親履本
州足備械籌畫周悉揭榜告諭欲得渠魁脇從罔治
而以判府建昌之南城時清夏侯蘇衛揮使恩表謝廢
專董其事二侯悉勉成規坐鎮一方不棘不徐隱如蔽
國綠林紅襖自爾驛騷未幾首盜自縛願就斧鑕二侯
又以當道檄招降羣盜巨艦二艘兵器百事常年所使
之馬平日所佩之犢悉輸於官衆散疇耕俶載南畝矣
州王金臺李君元肅盡心區畫妙算莫窺陰翼二侯莫
可言計以平盜功成乃告子曰全師不戰奏凱無聲非

二侯之功誰功先生當贈一言以傳永久或曰二侯茲舉積粟如丘儲器如山戰舫如雲武勇如林弗克一戰何以兵爲予應之曰戰亦多術昔越王勾踐問申包胥以伐吳之事初以薄味遠聲爲戰次以博愛國民稱善掩惡爲戰又次則以安富救貧爲戰是皆戰之於此而勝之於樛李也二侯練兵齊舫大布聲勢以威戰憂迫農時濫無辜兵次專事招徠以仁戰而又開誠心示威德足懾不逞者之心以義戰是戰之成功比之兵刃交接類鵠蚌之相持雉兔之相戲相去不有間耶是故無戰則無勝無勝則無功無戰者戰之至無勝者勝之極

無功者功之大故曰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之謂歟夏侯號白水少家食時卽以學行馳名挾麟經冠江右多士小試以軍旅之事凡陰符素書八門遯甲諸書無不推究有可見之實用者謝侯號投筆少爲郡庠生七試秋闈不偶嘗分教河間以至襲今職橫槊賦詩音韻清絕二侯文事武備庶幾能兼之云

節婦陳孺人節壽堂詩序

確然有定守謂之節竹有節則不相通松柏有節則堅剛不屈物且尚然况於人乎是故節之所在無非天理寒暑節而四時分雨暘節而萬物生男女節而禮義成

節之義大矣哉柳州有節婦陳氏孺人者前蒼梧丞公常女婉婉柔嘉暗行內則父母擇所宜歸得李君大倫爲佳倩入門孝順宜族刑姑之心成化壬辰大倫登進士第時舅雲南左方伯爲貴藩少叅大倫乞恩趨庭還

朝以疾卒孺人卽以歿自誓且孺年甫五齡弟鐸未及一齡孺人撫躬弔影汎苦無極閨門內外清風肅然鏞等漸長造就外傳以形爲母以影代父課程督責又若嚴師弘治己酉鏞領鄉薦鐸亦食廩邑庠大用在邇大倫棄世已二十有六載凜然之操有如一日有司聞

之於

朝部符下郡邑旌表門閭鏞因扁孺人所居之堂曰節壽求詞林大夫士歌咏之以侈

君恩以彰母德鏞舉進士而還過蘇訪其姊丈玉峰分教國賢王先生因同造予門拜求予言以爲序夫節之必壽理之自然且淺水平鋪濁之於風撓暘之於日炙古井深淵無風撓之無日炙之不濁亦不暘也孺人不貳所天心如止水明無人非幽無鬼責一堂之上從容自如玉山金母只在塵世而又

君恩榮之於前賢子祿養於後青雲頡頏

思文集 卷五
三
褒封有待意無不遂則心無不適心無不適則氣無不
和增年不老眉壽無算果俟詹尹而決否耶他日作明
一經者必立傳於烈女孺人之名垂之無極歲月節而
不更顏貌節而不衰滄桑有更其年如故觀之共姜夏
侯令女輩至今人道其姓名猶有生氣其壽何如請詢
其源皆本於節作節壽詩序

韻學集成序

練川章先生名黼字道常別號守道平生隱居教授不
求聞達著韻學集成十三卷凡收四萬三千餘字每舉
一聲而四聲具者自爲帙二聲三聲絕者如之乃別爲

直音篇總考其字之所出前此未有也先生沒後十餘
年其子冕將鑿諸梓時閬陽吳公克明適以名進士爲
茲邑令一時大夫士咸祈其成吳公難之曰洪武正韻
言華江左之偏音美矣盡矣萬世所當遵守者也奚
他贅爲僉曰是韻正所以羽翼聖制也古今以韻名家
者不一廣韻梁棟也韻會榱桷也

我朝正韻一書擇衆材而脩正之廣居成矣茲又益之
以龍龕諸韻外衛之以城郭內實之以奇貨覆庇後學
之功不淺淺也且正韻之脩
太祖高皇帝運其成規授之宋濂輩以竟其事觀

大聖人之制作誠度越千古而無間然矣帝王以萬世之才爲才有臣于數十年後以濂自擬克遵後規少加張皇亦何尤哉疑什已遂募好事者經營其費適欽差提督水利浙江按察司僉事吳公廷玉案臨茲邑又力贊之人樂于助不數月訖工僉求予言弁諸首先儒有云爲文宜畧識難字南山詩三都甘泉等賦誦之多籍人舌弗克屈伸果字有異哉人異其字也是韻一出向之商敦周彝化爲竹根康瓠入耳不鬼入目不懾何其快哉雖然字何從起乎起于聲韻也厥初天地未生聲韻具于太極天地旣判聲韻寓于天地一陽之復

聲韻萌也四陽之豫聲出地也聲韻旣生形象亦著蒼頡之制字不過因其迹耳然制之一遺其十理之必然也千古而後惟邵子有獨詣之識其著皇極經世書以天聲唱而地音和之天聲平上去入地音開發收閉如多可个舌是有其聲而有其字者也古甲九癸是有其音而有其字者也然開宰愛下之○爲入聲吉內仰下之□爲閉音其○其□有其聲有其音有其字哉旣無其字吾不得而悉字之邵子不得而悉字之蒼頡亦不得而悉字之也而其聲與音終不亾也寄之喙焉喙相禹寄之竅焉竅相于或可辨或不可辨孰非全露未成

思文集 卷五
之字者乎極而至于●于■然後去天地之體并聲音
與字俱無而復歸于太極矣執其圓則律呂之原在我
由是精神通造化智識侔鬼神實易易也嗚呼非知道
君子孰能識之學者能盡識先生已韻之字而復求大
韻書于天地間則有得矣先生得于天者厚獲上壽乃
終其著是韻也苦心焦思積三十餘年始克成編不得
吳公爲令以傳之又將付之烏有豈不深可惜耶天之
暫屈吳公所以永伸先生也吳公文章學行俱懸羣衆
小試爲令恒以六事自責以公生明以廉生威邑用大
治此特其一舉手投足者云

玉笥集序

浙之慈谿王君用仁博雅之士由進士出宰練川踰年
政通人和乃脩舉文事以元思廉張先生玉笥集善于
咏史有古樂府遺風欲鋟諸梓用仁予知浙貢舉時所
取士因予調柳而歸懇求予言以爲序予取而觀之其
詩如干將莫邪新發于硎光鋌射人不可正視又如習
人鷹隼盤旋秋空而招之能下味其旨意蓋以長吉爲
之師故字練句曼足以破鬼膽而啗巴唱也鐵崖楊維
禎當時號稱海內詩豪亦稱許之不置是豈易得耶予
不試愛觀古今詩文而爲之品第三代之文姑置不論

西漢之初文極渾厚東漢漸趨對偶傑然如范蔚宗反
為之倡引漢末歷三國六朝俳體益盛唐興積百餘年
昌黎韓公出其文始復于古唐末以至五代延及宋初
文格益卑如王元之輩名為作者亦不過隨波逐瀾徐
出泡沫耳向非歐蘇曾王四公相繼倚角尚能一空相
沿之習而雄峙百代之下哉俄而晚宋作者又悉奇巧
纖麗望之如飮梨味之如嚼蠟梅溪誠齋而下則亦不
足觀也已元繼宋興文體稍變務為雄長引注不竭差
強人意逮于末運詞章則又澎湃盈耳滲乎無聲肆乎
永歸者絕不可得觀之張楊二公之作不可見歟嗚呼

文章雖儒者未技然傳世之文必置天地于度內會古
今為一家扣之而響投之而應言簡而意足語澹而味
深為庶幾是豈初學一蹴之所能至必由是詩為之入
門觀其語意之工可以立陳而起腐馴致之以造平遠
之域斯可謂之能文用仁善古文詞其刻是詩不可謂
無意于是也我明述作上繼三代亦不為過當天
文運者尚期勗諸

聯身詩序

從古多以物喻人易以雲從龍風從虎比聖人作而民
物觀詩以騶虞比南國諸侯以麟之趾比文王之公子

孟子亦以麒麟之于走獸鳳凰之于飛鳥比聖人之于民故屈原賦離騷專以物之美者比君子惡者比小人史記曰顏回雖賢附驥尾而名益彰太史公雖于孔子亦暗以驥擬之矣又有人即以物名之者曰河東三鳳荀氏八龍之類是也 本朝品服斟酌前代制度隨職大小而擬之以物金縷繡組以為身章惟多獨憲臣無大小通服之欲其觸邪以輔治也非異數耶然天下甚大內外臺臣有數多服光賁于郡邑者落落今柳州郡守柳侯廷文世為潮之海陽鉅姓先世有為朝議大夫祠部員外郎 有為國子祭酒兼禮部侍郎者尊翁友

蘭先生剛明正直豸德而隱教子以義方兄廷顯登甲辰進士第拜監察御史三年

敕封先生如其官階文林郎侯又博學多才發身科第曾司兩京都察院務皆憲職也如侯一門之內父子兄弟身繡爭輝果易得耶先生以壽終廷顯高名清節摩憂霄漢轉僉浙江按察司事侯繼擢刑部郎讞獄公明威望隆赫遂膺今職柳州邊鄙之郡初侯未至百度廢弛爾然落莫侯勵其精神幹無為有未幾兵欵雄強盜賊遠遯斗米十錢生民樂業頽城百雉斬脩堅厚渡有新船驛無救宇學校堂堂廟宇軒軒街道翼翼拔藝精

工音樂聞習里胥吏卒畏法遷善蓋侯爲政以嚴爲主
和之以惠如豸不觸邪無不畏肅然如冬乃盜然爲春
地也使子厚過化後如侯數者相繼柳不久變爲中州
之柳哉以侯殊政當膺異擢臺端老豸非侯奚望雖然
東坡有云鳳雛驥子生有種毛骨徃傳諸郎侯如子雲
單傳有子賢能幹蠱諸孫玉立皆穎悟出羣其長者已
遊庠序圖南之期不遠伊邇于是詞林大夫士以侯豸
種相傳繡服有耀不可二三限也因以聯豸名之又爭
作詩歌咏之予忝爲寅末遂直敘其事以勉侯之後人
使繩其祖武云

來鶴詩序

古徽江君伯大令攸旣二載今年春正月三日當視篆
置酒于退食之堂忽有鶴拂雲而來視其庭若青田俛
然而喙也視其堦若九皋戛然而鳴也視琴堂主人若
王喬赤松甘爲之乘爲之駕也于是詞林大夫爭作來
鶴詩以贈之其同僚周君令幕僚潘君禎之等煩予言
以爲序夫攸星沙屬邑聲名文物爲各邑魁然其賦重
其訟繁亦號稱難治伯大博學多才發身科第今令于
茲持廉布公加以勤昏事如蝟毛晝夜爬梳縷縷有緒
茲鶴之來馴擾不去是非天旌其能者歟古之傳循吏

有舉其鷩啄肉雉馴桑爲言者豈非人猶可以恩感而無知之物不容僞爲也耶昔衛國鶴乘軒爲左傳所書而琴鶴自隨者又有光青史若伯大之鶴是非舊日清獻之鶴哉况他日作史者大書以垂是鶴之名于不朽而伯大之爲循吏誠足以信今傳後者矣予嘉伯大之政能感物而知斯鶴之來爲不虛也于是乎書

卷五終

思玄集卷之六

明海虞桑 悅民懌著

泰和徐 威來鳳註

後學 翁憲祥兆隆選

翁應祥兆吉校

姪孫 孝成道凝次

記

半畝亭記

桑先生於西昌學圃中灣爲小池深數尺濶尋丈畜以魚數尾雜植菱蓮菱蒲凡數種縛茅結亭其上取晦庵

朱子臨池觀書詩語中半畝二字名其亭時置酒亭中
召門生徐威樂之威曰先生素默縈千古有啾隘八荒
之心匪三溟之渾浩汗漫不足與胸吞吐而是涔蹄之
水足潤目睫乎哉堙之攸宜先生曰子以天壤之間孰
爲大乎莫大乎道而道寓乎心苟得其大者則是渾浩
汗漫果足動吾視否耶於彼旣不足以爲大而是半畝
之中其活源則上接太虛雨降則波溢徑寸千里之日
月三垣二十八宿之屬涵泳有餘而晦庵時天光雲影
亦無不在微漸寸波足具全海其可以小之哉子求之
於是有餘師威憮然曰君子之學博貴能約先儒云易

六百三十四爻約於時之一字書四十二篇約於時中
之半語詩三百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約於思無邪無不
敬之二言然則三溟之渾浩汗漫其不約於是池之半
畝者乎君子沉觀於三溟收功於半畝則放之皆可爲
海卷之皆可爲勺水曾何大小之足云先生曰子誠告
諸往而知來者可與言詩

南安郡守東海張侯去思碑記

南安守東海先生治郡將四載忽以書告予曰東海煙
霞將還我舊主人矣卽陳悃幅於當道以致政請俱弗
允又三年當

會朝之期藩臬重臣始以侯情達之天官卿天官卿始言於

上而許之將歸老稚聚者如牆攀輓者如植至宵弗燭鼓棹以餞漪漣成波郡之父老恐侯之功德久而漸湮乃托庠生鐫寬尹端求予文勒石以傳永久予雖與侯爲後進辱侯愛厚不敢以鄉曲爲嫌謹述口碑而書之侯姓張名弼字汝弼東海其別號也世居松江之華亭由丙戌進士至夏官員外郎出守茲郡蒞職首興學校勸課農桑利興害除數月弊政一新郡多山秋夏之交嵐霧襲人多成疾疫居民恒自藉以豐臆鬼神公盡毀

淫祠延名醫以治人人心旣正氣和物阜犬豕雞豚亦宥陰虐郡與南雄爲鄰南貨輕微廣貨鎮重驢背所負過此什九過彼什一利弗均漑樹黨羣爭命多素擲侯申狀江右東廣二藩云二郡嶺路中分中站共役客貨惟中途傳換始得共利其利當道是之郡民始食利無窮以嶺路舊街陷沒狼石扒步迺於鹽商計石稅合鑿石砌道銑磴度壑架梁步流泓爲坦途往來收惠惜毋鄉菜果所產市鬻多躒崖而行侯臬夷其途騁不墜覆鑿過路灘插流亂石舟航始獲安濟郡城北有溪源接龍潭水歛濛溢往往衝決城脚且傷學宮地脈暨謝行

頭何公塘通濟街凡春漲可染者悉以鉅石築堤客流
遜堅橫浦其流控接湖襄勢甚猖獗力能舞石橋成毀
不旋踵侯樹兩堤下甃五墩穿橋橫波面切細石蓋以
華屋帡幪如家又立成法橋南沙洲間歲一平其積俾
流散緩庶永克濟凡有建立悉可爲久遠謀公急於拯
物庠子歲飢衆議申達而後給濟侯曰懸崖絲命緩則
同按遂開預備倉減價糶之然後移文全活甚衆月發
稅商餘金於大庾縣以助使客往來諸夷朝貢舟車夫
馬之費民始息肩南康郡之屬邑民剛頡而健訟侯力
三 勸教人道以禮義鵬蔓之風稍息郡凡有疑獄侯

擬問精研如羅彥祥郭公斐等皆白骨再肉搖以利害
毀譽未嘗一動其心大庾所隸山多險阻羣盜所穴乃
於郡治隙地規爲射圃躬率市民教以坐作進退之法
未幾閩流賊羅洪黃真等果聚衆跳梁侯授以方畧次
年夏卽授首時各郡以兵來會議賞平盜功雖武夫悍
卒亦知侯文章妙天下翰墨入神品與之金帛固辭得
片紙隻字皆滿意而歸歲以筆札佐郡費類此汲汲表
章先賢以勵後學昔濂溪周先生嘗爲郡司理程公珦
爲丞曾令二子明道伊川授業因新道源書院以祀周
程三先生闢江東神祠以祀東坡元城江萬里程太中

張無垢鏘蒙川六寓賢府中有臺巍然而未有名乃取所毀淫祠材構之扁其楹曰吟風弄月蓋取明道先生云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婦有吾與點也之意也改作寶界寺右廊樓名之曰鐵漢蓋寺爲元城劉先生安置南安軍時所寓樓名用東坡贊元城語也公餘親陟嶺表覩九齡張相祠在嶺之雲封寺隘不容席人畜突昵遂擇寺後隙地建祠以奉香火神靈安妥侯有德於民甚深侯旣去衆肖侯之像建祠於梅嶺折梅亭之側欲事侯如在郡也蓋梅嶺九齡始荒至侯康之故童謠直以侯功上配九齡云夫侯爲郡數年弗納苞苴弗行

請託庫藏充牣驛傳鮮明孤老富饒吏卒淳厚盜賊失其拳勇鬼神失其禍福學者得專其業工匠得精其技藹然春和善良心醉肅然秋威壬人膽慄親脩郡乘繡梓以傳立例精嚴筆力蒼古皆可爲後法凡奇林秀嶺苟經題品光景一新宜其功德固結人心旣去而思之無斁也且召伯布政南國欠而人惜其甘棠况覩侯之像不有瞻仰而肅恭者哉嗚呼吾儒自非角以至白首所習者王佐之學利安黎元叅贊化育之業其著書立言以詔後世或世不用有所不得已耳迂儒曲學反以葩藻爲競而以吾道寄之言語文字之間否則退托隱

思玄集 卷六
以爲高不復知所學爲何事五穀不熟不如萁稗之有
秋至爲政事之材非儒者之所長不可悲乎矣雖以文
學名於世而其設施舉措班班在人耳目果可以偏長
目之耶卽侯政事觀之吾儒之有用豈不益可信哉昔
文中子居家不暫舍周禮曰如有用我執此而往予亦
云然

傲庵記

君子欲成四德莫先乎禮禮復則仁全仁全則滓融而
智周智周則理明而義決禮之復性猶鍛金之火斲材
之斧斤用之罔有不濟然成禮以敬傲字從人從敬言

人能傲而後能敬也先王知其然是以制禮以傲人自
童稚之時與長者言則掩口爲糞則袂拘先生之琴瑟
書冊則不敢越於灑掃應對之節已無不傲矣及其長
也行則欲安詳言則欲毋躁遊立坐寢則欲毋倨跛箕
伏聽應視勞則欲毋側呌淫袒凡所提於外者無一之
不傲而又閑邪存誠懲忿窒慾以傲於內如是則外固
無所入內固無所出外進內矣內進外矣至於歷世旣
久則又或有慎逾爲之嚴師逾境爲之益友凡版築之
間桑落之下皆爲定性熟仁之境傲之成人豈淺淺耶
江右大叅舒城秦公崇化德性方剛博學多才由進士

擢冬官真外郎出守大郡以至今職凡拯物之學知必
能行行則民無不被其澤雖平生處皆順境然猶惴惴
自律以儆名庵若公者非篤於進脩者歟雖然舜禹聖
人也猶相戒以儆衛武公賢者也年九十猶作箴以自
儆舜禹之儆恐不如天也武公之儆恐不如聖也然則
公之致力於儆以爲成德復性之基所以自造遠大之
域者是豈他人之所能知哉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
予最辱愛於公因述先王以禮儆人之方雖公之所熟
行者而亦爲公而瀆告焉蓋知公不棄後學或可取其
言之所長以爲儆也

重造韶州英德縣清溪巡檢司公廨記

凡物之敝爲新之倚其氣機之糾纏乎是故廊廟之新
以意監司之新以言郡邑之新以心力夫所謂意則有
承之者矣所謂言則有行之者矣所謂心力則有應之
者矣下此則意言心力無所不至而承行與應俱無所
得乃能翕累忽積其功之成有不足紀者乎東廣韶之
英德去縣治百餘里有清溪者自洪武初年卽開設巡
檢司歲久公廨日敝梁棟巢鼠雀榱桷韻風雨夜坐仰
見星月謝君名思字廷澤八閩之邵武人胸次軒豁讀
書習禮以成化十有八年六月蒞職顧瞻興嘆乃捐已

俸爲倡褰涉竝力是冬創囹圄神祠吏兵舍兩廊以間
計對峙各九次年十月鐘鼓樓告成爲間者五扁以江
山勝槩又明年乃造聽事廳前翼以泊水簷後殿以退
思堂分間各三扁其廳曰鎮靜輝莪荔柏蒼鬱掩映輪
奐光景聿新凡馬臺門鼓堦石俱與樓居相稱又以新
爲舊伏乃貽書求予言以告後之人蓋所以望其新於
無窮也嗚呼予就祿數年多見郡邑甦鈍之吏苟聽其
言審其事若真難爲者一旦易以其人鼓舞而更張之
其所難又甚易焉是豈民之罪哉夫琴瑟管籥拙拊呻
者口噓於東而風漏於西手按於上而聲逸於下自以

爲器之難調也一入伶倫師曠之手抑揚高下無不中
節足以遏行雲而格神人矣是知善吏不必易民善樂
不必易器也試以君官而論之勢綿而力薄公私俱乏
蓄以待用前居是任者以措手之難累因循其舊三五
之莫增君奮其獨力厥廢一新又何待易官而成耶使
大小之吏各新其職有如此室尚何患天下之不治哉
聞君有守有爲盜弭而民安庶幾能新其官者予又喜
其有政以實其居也樂爲之書

新造能仁寺記

妹丈錢君世恒以名進士宰鼻平予授官西江迂道訪

之邑公署在大派山下出城而西有能仁寺予常遊覽其中枕山傍溪足爲寓目之地先是寺居城規地太狹舊山東趙侯以歲時祈祝不能所其拜揖遂以太清觀遺趾爲今寺經營之初蒿萊奉葺瓦礫布地邑僧會與縮衣節食募緣鳩工造正殿爲間者五方丈損正殿間之二僧房益正殿間之十門鐘鼓樓間各一繪塑金佛儼有生氣以罽切地以上繚垣經始於成化元年正月落成於十年十一月邑小民貧與會得一梁棟如覩如來得一椽榑如會菩薩得一瓦石如親諸聖僧佛堂獲成如証證果子常指其成而譽其能彼則疾首感額殆

猶觀畫而心苦讀詩而淚流者乎嗚呼彼之道一也甲
遜乙傳分爲二岐鑑形滅息求佛於內者上也輪宮與
宇飾佛於外者次之質其心悉無負於佛焉且天之生
人賢愚不一主造物者多以糠粃者學佛而以精鑿者
學吾聖人吾徒之勇進大過於彼可也近世以來功利
習熾逢掖之士徃徃負入耳出口之學蔑存心養性之
功旣失其內并亾其外求無負於聖人者幾何人哉孔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亾也此之謂歟會興邑
之香花社人自幼棄家學佛常遊浙水昭慶寺受毘尼
大戒今爲本色僧會能堅志罄力以成厥功于感其宣

力於佛與之記以激吾徒學聖人而不純者

靜觀亭記

吉郡故忠義邦邇齊民習染多負氣少不平則求直求直則健訟兩相持各逮數十人卒至僭結釀纏莫可釋每憲節所蒞牒訴擾虓輿不得前人不得行竟歲源弗克澄鎮守巡撫巡按洎藩臬重臣咸曰不閑不府故忠義將如緹閑府得人其屏乎因交章奏之

朝所遣萃能之士專理吉訟廟議難其人浙之姚江道南黃公九成學行軼羣少以明經魁天下士授南都棘寺正廉明嚴方決訟如流天官卿擬陞公按察僉憲以

名聞

上曰俞吉之壬囂夙攝公威德聞風先驛騷公至持大體明勸懲鋪德布政無情者不敢盡其辭數月民相戒不犯公法分司如僧舍父老咸曰有生未覩先是公履任治私居於本司東偏地狹景幽每於退公之暇燕息其中旁觀物理思所以簡訟之道悠然有得因扁所居之亭曰靜觀蓋取程子萬物靜觀皆自得意也嗚呼公真知經世之理者哉今夫溝澮之水一羽莫溺放之江河能爲黃龍青雀之舫之勅敵決三溟之波淺鋪之燕趙之郊雖蹴以石尤挾以馬童而一葉平渡覆舟豈水

之性哉顧所染何如耳是故世稱民之淳朴者曰無懷氏葛天氏使其民置吉江河中數年未必安瀾吉三溟焉值公平鋪之一波不驚果俗之不可變耶傳曰畫地為牢期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吉訟既簡則千里之地物無不靜天安於覆地安於載山安於峙水安於流雲行則得陰不赤日親筆楚雨施則肥黍稷不農時囚囹圄雞豚狗彘則以時薦賓客供老疾不為悍吏之所殘食物無不靜故無不自得且大同則無物無物則無我物既靜已付以靜觀物我既一茲亭安二靜與自得物我與亭固有不同如是則以恩生人以罪殺人生者殺

者無不自得而吾觀生觀殺無乎不靜嗚呼是可與德吏言耶雖然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天下靜器擾則怵怵則棘棘則亂政繁法密擾莫大焉不器政與法以其人而與天下以安靜執政者如是而觀之天下治無不治歟人咸曰治帝力何有於我則自得也公政聲籍甚異日廟堂擢靜觀之道必大行而還天下以無事則予言為始驗云姑書此為茲亭記

獨坐軒記

予為西昌校官學園中築一軒大如斗僅容臺椅各一

臺僅可置經史數卷賓至無可升降弗肅以人因名之
曰獨坐予訓課暇輒憩息其中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之道次窺關閩濂洛數君子之心又次則咀嚼
左傳荀卿班固司馬遷楊雄劉向韓柳歐蘇曾王之文
要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迹少加褒貶以定萬
世之是非悠哉悠哉以永終日軒前有池半畝隙地數
丈池種芰荷地雜植松檜竹柏予坐是軒塵坌不入胸
次日拓又若左臨太行右挾東海而蔭萬間之廣廈也
且坐惟酬酢千古遇聖人則爲弟子之位若親聞訓誨
遇賢人則爲交游之位若親接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
爲士師之位若親降誅罰於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日
覺紛拏糾錯坐安得獨雖然予之所紛拏糾錯者皆世
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坐者寥寥不謂之獨亦
莫予同作獨坐軒記

西山禱雨記

成化己亥夏西江不雨隰變赤壤禾黍與土同色鎮守
巡撫巡按洎藩臬重臣咸憂瘁痺極聽瑩所措禱莫荅
勞僉憲北平陳公粹之私糾曰惟夫降酷於民惟刑憲
陂陀所致責將誰歸不有重禱自嶠責莫釋按南昌郡
志云去城六十里許有山名厭原其巔有霧湫一名風

思文集 卷六
雨池唐張九齡刺是郡時禱之曾有奇應予必往請民
巔崖之命神龍有霧其上假天河餘潤沾足千里僉曰
是山峻嶒巖嶪上薄霄漢非插羽莫能舒陟公始至山
憇麓齋心遙祈旬餘瘳心滂沱應以霖霖土焦不迴謂
暴巫尪烹蠡蚌不經尋效董子土龍之制以類祈乎公
心愀然以嗟則雲弁然以翳公心湛然以深則雲油然
以敷公心宛然以遐想則雲蒼然以沸逝山之陽雷隱
隱作聲活水欲滴者再若有抗者公嘆曰神之弗格其
弗勞所事自抗乎遂屏從馬徒跣援蘿而上岩壑十絕
無引足地以志帥氣屢勉行數里山高一石俯及五斗

疲甚口作鋸木聲目昧宕冥神若離鬼而遠遊者艸坐
踰時旋甦回宿圓果禪寺越三日適七月之望迫暮雷
轟電掣黑雨來自東郊將注爲狂風挾霽公嘆曰昔湯
有七年之旱今神弗應祈其天以湯待吾

君耶公舊有痰疾因憂與祈益熾自祈至已凡若干日
自病至愈又若干月公之勤旱其至矣哉昔宣王遇旱
而懼仍叔作雲漢詩美之孔子取焉魯僖公旱春秋每
月書其不雨表其有志於民今公以勤旱致疾又常形
之咏歌以聲憂司世權者不采其詩與錄其勤其爲
善學孔子者哉雖然峰巒萬仞寫公之心松竹萬籟和

公之詩是知厭原一山悉公紀憂實錄則予言又皆土
苴

慈恩寺重造三門記

距泰和治一里有寺曰慈恩環山面江丕基於唐乾符
初元初寺窄名湮宋大中祥符間敕名今名殿宇規制
宏匡竊譎燕西有靚軒宋太史黃文節公守泰和時所
憇題之曰醒心寺益拓基四方歛殿與三門實剏自乾
符三門先凋寺如完身先燬其首山水赴景違納頓色
神人遺吁寺之住持志敬節高等嘆曰是門歷年多待
伐已久土薪待陶瓦永漆待丹牖山林之材大者待梁

棟小者待榱桷亦非一日氣機之伏其盍新乎乃謀之
耆宿某某協之同鉢弘道容載等先捐已資次聚衆資
鄉之好義者亦滴水添漲迺市材湖湘織庸取足於市
經始於成化丁酉八月二日次年七月十有八日畢工
予以非才不試隱泰和下吏足以代耕寺之連東南有
文節公快閣日與童冠作適其中退則宿其醒心軒美
丸餘暇又與其徒譚無生之理為之輟然一笑不知歲
月之變也因見是門苟合苟完以至不遺三瓦節高等
進曰成敗相因一成永鑄惟文是門之成與先生值惟
先生光以一言不能後千古而常新乎嗚呼予常遊戲

思齋集 卷六
三藏其言雖浩漫無涯有曰人能識得一點心大地山河無寸土又曰山河與大地全露法王身實其要言然則佛氏之門開天闢地雖崑崙太華燕谿不周其能爲楔爲楹否耶是門誠不爲大然其法又謂芥子可以納須彌門之高大何啻億倍芥子其徒學佛者皆有志其大則建是門不可謂成其小也門云乎哉吾聖人之宮庭壇宇實與天無極而逢掖之士多奪於功名富貴之習得其門者或寡矣寧不有媿於彼哉獨立聖門以覺斯民吾亦有望於吾儒是爲記

客星亭記

嚴之七里灘舊有嚴子陵先生祠堂弘治丙辰夏五月巡按監察御史徽郡吳公瀚至嚴辦香進謁履其路羊腸崛曲不能舒武詢之父老云昔有客星亭在兩臺之下歲久遺趾莫存乃命分守叅議湖南吳公紀督郡守東安李侯德恢計度於祠堂之右集工市材新構一亭仍扁客星斬新脩治所登祠宇及陟兩臺之路平平蕩蕩并舊祠簷宇重加潤色煥然改觀已求少詹事程公克勤記其顛末矣李侯復求予申一言以垂永久按先生與光武幼同遊學而年差長及光武卽位當以之爲師臣不當屈爲諫議大夫故先生不屈抑亦先生素慕

許由支伯之爲人雖逢堯舜而不仕歟嗚呼光武雖以
帝室之胄遭王莽之亂素手而復舊物其戰勝攻取駕
馭豪傑無不遂其所欲一遇先生則勢力不能威爵祿
不能貴而眇天下之心失矣能失眇天下之心而使其
益尊榮於後世先生之於光武陰裨益之非淺淺也而
况高風所播足以激漢末之名節與夫立貪起懦於百
世之下先儒謂其大有功於名教又何待言說耶獨於
動星象之說予不能無疑焉夫客星有五曰周伯曰老
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溫星行諸列宿十二國分野各
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定占凡有所犯無不災凶

先生與光武共卧雖以足加於帝腹未必天象應之如
是之速也而明日太史氏有客星犯帝座之奏蓋適然
耳光武不暇論占徒取客星之名而以先生當之又考
之後漢天文志復書客星居周地以爲光武崩之象於
此不書似當時太史聞光武之言而諱其占故范蔚宗
亦不能取之以立說也且客星犯帝座與晉劉聰時客
星入紫微象同其太史康相言於聰曰客星入紫微非
常之變聰後身滅國亂亾光武之時無其應者豈非光
武御極政鮮闕失卽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災患歟
然後世常擬先生爲客星者蓋于其名而不于其實也

又以見先生之不屈於世主不惟能使光武重而亦能使客星美今去先生千有餘年帝座無定在而客星之名屬之先生者則不改旣專其名又有其亭而茲亭之外亂石晶瑩皆可謂之星精子懼後世之譚星者因其名而并亾其占也故書以爲告焉若夫先生所立之卓卓足爲逸民之首而見重於萬世者自有其實亦不繫客星之是否也儒者究理貴真不可隨聲應和故予云歺

裕軒記

君子以功名爲外物故不必於進亦不必於退有入於心而貫謂之必必進則進入心而貫焉必退亦歺明鏡之懸萬形畢照破鏡而貫秋毫則光翳矣君子懸心以燭事不破心而貫事心無所貫則完心完則氣和氣和則意適意適之謂大順意逾之謂大戾今夫長江發源於嶓冢乘於三峽衍於岨崓爲險山之所賚送汗下之所引誘滔滔汨汨不舍晝夜以至於海欲息一刻不可得也滇南之滇池周圍四百里離海萬餘里山平而地牟逸能安瀾畢世雖離方自逸而朝宗無日憧憧巧宦乾沒不已者長江也匿名晦跡與地俱卷者滇池也爲長江進者謂之溯援溯援者不見身也爲滇池退者謂

之則瞽明瞽者不見人也水得其中惟吳之震澤矣乎
方廣彌望密邇巨海數州絡焉七十二峰巔焉循其分
儲流有地出其溢汎海有日器有所藏澤有可沛者震
澤也爲震澤行藏者謂之浸筏浸筏者濟已以及人也
妹丈錢君世恒胸次灑落塊山杯湖之量傳播遐邇詩
文俱有造詣間出五言學昌黎者不啻若其口出由名
進士爲監察御史夙著風裁風霜臺柏之可畏摘令捷
爲化爲雨露庭花之可愛旣而丁內外艱者幾十年服
闋得守古之冀州廟堂贈之以詩有七考尚淹州之惜
今始擢爲山東僉憲奉

敕提督畿內屯田雖大用在後世恒則曰吾聞仕隱一
門竊達同域吾昔於爲縣令爲州守稍遷爲御史爲今
職又卽起家之爲儒生向後或蒙過用而吾如故則吾
進退之間又焉往而不綽綽哉因扁其軒曰裕以見進
退之不貫於心也嗚呼若世恒者不勞如江之必進不
佚如滇池之必退方自處震澤勞佚之間其仕其隱非
勞非佚曰窮曰達展拓有餘此其所以爲真裕也雖然
天之生人氣其形而理其性吾完其性若璞玉之不雕
也養其氣若鎔金之必充以範也如是則死生禍福之
交於前蟬視殼而蛇覩蛻也世恒益勉於是焉吾知進

之於達死生同去就之域并裕窅然失之矣豈特裕於
進退之間而已耶

攸縣新建浮橋記

長沙攸爲劇邑古徽江侯昌爲令清脊有爲凡學宮按
察分司之屬沅沅其營不見激漩弘治甲寅春四川之
成都任君來貳邑政因迎謁官長出城南渡小江回值
大雨濟無便楫衣履泥蟠詢之父老云相傳古有浮橋
勝國至正間致於兵前令若杜若方欲造不果君曰是
橋要不可煩吾令遂與邑衆謀之義官劉玉璽等咸曰
義舉不可後諾助者一已既下君奉官道檄攝守茶陵

其議久閣今年五月還攸衆以前役爲請遂卜於六月
九日起工至九月三日橋成連絡五十艘而版其面濶
半丈許橫鎖以鐵纜七百五十尺對峙四石柱以維其
纜纜之上固以鐵錨者七南北各立一坊扁曰廣濟其
南爲官房者三楹以便送迎北蓋一樓爲間者三上塑
水神下直爲通衢南岸砌以石梯梯之南旁十餘丈皆
包以石足避泥淖夫是江發源於邑之東江鄉會茶陵
江以至於湘江濶六十餘丈向南地形稍高因舊石磧
爲石橋四洞以接橋尾秋冬水涸則置如芻狗春漲拍
岸則用爲帛粟皆足爲久遠圖予未調柳判是郡時常

思玄集 卷六
過茶攸間恒見茲江水發小舟橫渡欲濟者衆攀舟之
指轟如鼓笄或俟渡值雨沾濕狼籍行旅役人酸苦萬
狀今旃幪有所雨化乾點江生木岸波化平地晝夜往
來不知有水矣知有水則舟楫之功易見不知水則橋
梁之德難磨是不猶能吏有赫赫之名循吏有悠悠之
思其功德之大小相去幾何哉邑人德公茲橋之濟故
橋遂以任公名予以公事道經是邑嘉君用心之勤喜
邑父老好義之篤共成茲橋以濟遠近因記其事勒之
於石用昭其名於不朽且以勉後之為政者脩舉橋之
廢墜不可緩云任君名允卿字某發身科第以北京光
祿寺署正謫為茲職其子某已登進士第為監察御史
能安於小官有守有為留心愛物是豈易得耶若浮橋
之成特其善政之一事云求予記者庠生陳伯魁何則
儼助橋義民若干人姓名俱列之碑陰

遂安縣重修儒學記

湖廣之巴陵廷瑞鄧先生分教遂安時學缺教諭攝主
學政日坐明倫堂與諸士子論說經史疑義規矩甚嚴
有安定之遺風顧瞻文廟兩廡戟門俱將頽突興嗟者
再先是邑令常熟張君學創造成材育賢二牌坊於學
宮之前殊覺壯觀邑窘於用張君營縮心力非言可摹

至是先生曰是費夏不可煩吾令乃具文申於奉

敕提學憲副四川吳公伯通吳公乃檄郡守東安李侯

德恢料理李遂關於通府廬州董君瑛詣學同張計度

工價而先生則專董其役經始於弘治九年二月終於

本年八月簷楹梁柱朽腐既易丹漆一新文廟峩峩兩

廡翼翼戟門將將時奉丁祭籩豆在列鐘鼓既陳濟濟

多士執爵捧帛氣象益拓予之廣道經是邑先生率諸

生求予言以垂永久跋辭弗獲乃告之曰夫子之道無

他始於脩身終於治人極而至於經綸天地參贊化育

而已特其生於周末丁氣數之變雖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而不能行其道展其法於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

脩春秋以詔後世欲使萬世之下恒被帝王之澤而後

盡其心謂夫子為悵道不行而欲托之著述以傳名於

不朽是豈夫子之心哉是故天地不能言夫予代之言

前聖未盡言夫子足其言其言雖多已實無言嗚呼終

日讀夫子之書而知夫子之無言者今古幾人哉諸生

誦法夫子必思格致誠正以脩乎身然後推之家國天

下以治乎人用舍行藏一準乎道夫如是則今日茲邑

之學逢掖遊歌其間庶幾邈前近周末縮地鄰洙泗而

亦不自知此身之化為速肖之徒也苟藉夫子之言以

媒利祿而無躬行之實是謂市夫子之道其學雖新其人則舊吾知衣冠襜如步履肅如雖日趨夫子之門皆謂不得其門而入若然茲學果實脩否耶勉之勉之新其人以實其學

桂陽州新建儒學記

桂陽未為州為監為府時其學俱在城東宋紹興間嘗一徙於城南不二十餘年燬於郴寇旋復故地興廢雖屢地則弗更弘治六年夏僉憲仙居王公純督學政謁廟之餘睹學規制迫狹徘徊者再時弋陽姜君綰由御史謫為州判官謀相地徙學仍於城南寓目焉初州為

府時所屬有平陽縣茲地乃舊學遺趾後州同知楊君懷震遂卽其地建號房并射圃預備倉於其上姜君既營度其地僉憲毘陵吳公淑適按茲道又區畫白金數斤售西規軍民宅以完邊幅先是姜申文當道庸庫白金三十餘鎰散里胥市良材是年十二月十有九日始立明倫堂四柱令司訓望江方君恪董其役堂未成姜擢寧國同知去位次年三月十有一日天台張侯景元蒞任利興害除卽畱意學校既輪奐斯堂廼建正殿次作兩廡門以櫺星圍以瓦垣肄業有齋習射有圃衙校官有居房生徒有室庖厨庫舍無不堅好經始於八年

正月一日九年終落成學既成華厦之下博士倚席而講諸士子執卷鳧鷖行以聽優游涵泳數月之間不覺顏面若易胸次若拓者文教之勃興有如是哉予因之柳於州假道適分巡湖南道僉事西廣傅公金使節至州侯同學正重慶王君華訓導吉水毛君榮等率諸生進曰惟是學興建在宋時有胡致堂張南軒二先生爲之記辭義懇切足爲萬世後學矜式今學之成桑先生適至非偶然者欲求一言以垂永久敢請命傅公又屢過寓所申前請者再嗚呼是可已於言耶竊惟古之爲士也實今之爲士也虛士果有古今之異哉三代之時

士於學校有導敎之法皆欲練其所稟以澄其本源是故彙以大方開其狷規以多儀絢其放卑則頡之翼有決起高則檻之腕其翱翔其寬也則張之其急也則弛之凡若此者皆約之於義理之途以成中和之德而又令其游心於藝窮古今之變達天人之蘊凡有益於經世者無不殫思抵極而游刃恢恢矣本末交脩人無不實由是用之於

朝廷於天下斯獲真儒之效驗世得數人卽能充塞宇宙萬世仰慕必曰某代多賢詩不云乎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後世以空言取士蕪本弗治樹的甚邇士生其間

惟四子一經是鑄是蠹甚至章句初通而掄魁已得併古之所謂末者亦不能糠粃其一二炊煙續霧揚絮繼雪壘土以象太行王屋拙於見大者以爲似耳非有蓋世豪傑亦不能自拔流俗以成德業於悠久者如前所云若人盈代不謂之烏有乎詩曰巷無居人此之謂歟夫人之寒也一裘御之則燠飢也一食茹之則飽天下之大數人之進而不知重數人之退而不知輕焉能爲進焉能爲退果能關繫

國體否耶雖然諸士子皆誦法聖賢聖賢不存而其爲人成法具載方冊吾能以遠大自期於日用之間必思巾上有天履下有地靜必希山岳動必師江河視必參天宿言必和天籟洞其中肩使涵太極用世接物準以西銘以是存心吾知周旋殿廡之間睹吾夫子端坐於上羣賢列坐於下則所以神趨函丈夢接几席與夫尊聞行知者自不容已而凡所讀之書又豈特紙上之陳言而已哉夫如是則能以一人兼兆人一人見用則兆人安以一身蓋一世一身不朽則一世榮以一時包萬古一時有爲則萬古準則得士若斯庶幾朝廷養士之意與夫賢州守作興之心爲不負也若曰茲州氣數之變科目乏人自今伊始歌鹿鳴宴瓊林者

後先相望衰必有興自然之理易勉而及也可不多贅
茶陵州鄉賢祠記

人以人名其出羣者隨其所在而名爲巷之人則曰叔
于田巷無居人人止一二失之則國空虛得之則天下
充實故曰不可謂秦無人又曰朝廷有人或甲有人乙
用之則舉其國名故曰楚有材晉實用之是故某地有
賢不可以人名之乃名其所自出此鄉賢之名所以立
也夫士君子之生其賢有大小擬之以邑以郡以國以
天下隨其所能包而歸之名賢於其郡邑則總以鄉名
故止稱有國士有天下士茶陵長沙郡之屬邑宋有譚

世勛爲校書郎時蔡京專政媚事者秩多驟遷世勛泊
如也宦者梁師成寵幸有與世勛鄰者致意勛勛謝絕
之六年乃授司門員外郎靖康元年爲禮部侍郎金幹
萬不入寇犯京師京畿提刑秦元集保甲三萬請先出
屯自當一面世勛謂宜遣元以所統分直國門使聲勢
相屬則虜不敢逼僕射孫傅深然其計而不能用京師
尋陷二年張邦昌僭位世勛自虜營歸邦昌命權學士
印世勛堅卧不起邦昌知不可奪乃止紹興初追贈延
康殿學士封端潔公元有李祈字一初涉獵五經元統
壬申發解漢人殿元任翰林應奉同知制誥兼脩國史

思文集 卷六
轉遷兩湖儒學提舉與時背馳隱永新山中
國初欲起之堅卧不就以疾終

國朝有劉如孫字三吾至正丁亥乙榜授靖州路永平
縣儒學教諭洪武十五年特授春坊左贊善歷官學士
同知

制誥參定

國朝儀禮命作大誥三篇後序

宸翰褒獎

御筆寶藏至今祈與如孫俱有詩文行世是三人者在
當時皆可謂之國士庶幾天下士在千古止可謂郡邑

之士故總謂之鄉賢東湖俞君蓋臣字廷臣由進士為
御史左遷是邑令乃作鄉賢祠以祀之俞後邑改為州
吉之安成劉君時讓發身科甲擢憲職與俞同數以言
事件內貴謫為岳之澧州節判當道借寇攝州章顧瞻
是祠碑尚未刻以為欠事乃求予言用垂永久嗚呼自
靖康以至於今五百有餘歲茶陵之人羣羣而生逐逐
而死者何可數計可指而名者曰三人然則千古為士
於郡邑以鄉賢名亦豈易得耶邵子曰有一人之人以
至什百千萬億兆人之人予謂亦有一時之人以至百
千萬億年人之人是皆不可以形論也就以茶陵三人

而論之其骨已朽民到於今思慕之景仰之時以之爲
四仙流以之爲八水恒若接於心目者若然其人果真
亾而與鳥獸艸木同漸滅者倫哉州之大夫士覩是祠
之立宜惕然於心曰不俎豆其間非夫凡所脩爲建立
俱不爲一身一時之計則州之人爲益增矣俞劉二君
所以望於州人者有不在是者歟使天下郡邑各增其
人以治天下之事尚何天下之不治耶雖然虞周之時
賢才之彙用爲具臣汎職者皆非後世之人所易及然
可指而名者曰五人曰十人大賢亦叅其間然則真賢
之生從古爲難天地氣化愈薄後世生賢愈寡間有一

精鑿思人霧木之不至兆霧賢之出耶根抵道德而枝
葉文章其出其處繫世重輕爲後作程乃侯所思之人
也登斯閣者其可不體侯之所以用心也哉古之聖賢
如是吾如是不如是不足以爲人是之謂能思已他日
降婁之次有光燁然斯爲有人副閣之名予將拭目以
俟

嚙清軒記

仙家者流謂長生以吐納煙霞爲事生未必長吐納之
理容或有之人之有身不能無心有心不能無情有情
不能無志志緣物迷情由志動心由情變富貴利達一

役吾志則繫吾情一繫吾情則蝕吾心心既爲蝕吐竅塞孔孰非外物物化乎志志化乎情情化乎心其志卽物其情卽志其心卽情尚何汚下之足云哉善立志者無他外乎物而已矣外乎物則志高志高則情澹情澹則心虛以高養澹以澹養虛虛養則滓漉清純其不有近於道耶括蒼樊君時登以文行鳴於世舉進士之京不第遊胄監卒業構小軒於雲塘山中日玩丘壑翛然有外物之志心始無山畏山之大大心中有山眇山之心終忘山與山俱無胸吞全山襟懷所盪肺腑所滌莫非靄氣因扁之曰曠清求記於予嗚呼公之所好惟山

二生之於世所關繫於天下國家甚重世之人尊用而安全之當何如也或高下懸絕而不之知或知之而不能甚至沮抑之摧折之使不能宣天地之所欲言成天地之所欲爲傷其一身而瘡兼天下害其一時而痛逮一世其人能自立於不朽者終不可以磨滅吾又悲三代以後能人於千古者多不能人之於一時也世不貴天之所珍則天亦厭生賢以實世天人相感之際任世道責者吁可畏也亦可憂也自人其身不計於人吾黨之士尚期勗諸

遊浯溪記

思文集 卷六
予至衡山卽以家口浮湘而上自以肩輿山行登回雁峰上下熊羆嶺以發千古之奇旣至祁陽邑之諸士子來訪告予曰浯溪山霧候先生久矣不可不一往久陰忽天開日晴予易古衣冠與諸士子步至溪澗以舟亂流而渡溪有巨石插淵高六十餘丈嶮崿可愛次山定居之心南崖壁立中通大道崖嵌鏡石濶二尺許長減四之一以水漬之瑩如墨玉近景畢照磨崖碑勒於崖之西北字畫完好歐陽永叔與王惲云碑打殘缺其完好者永之再勒今則不知其幾勒矣顏元之名則不刊也崖北勒宋中興頌趙不息撰趙公碩書名不甚傳石

勒古今名人詩錄可成數帙不能悉記予匆匆遊覽畢衆翼予上崕臺凌絕頂觀窅尊尊可容酒數斗亦人爲鑿成循山而東爲顏元書院西建浯亭浯溪環遶其下僧寺面溪地頗開曠或云卽次山故宅予遊覽旣倦坐僧寺中堂諸士子設榖核酒數行予揖諸士子而告之曰浯溪素無名以次山名之而顯且自古名賢所過之地則專其地之名如賈長沙柳柳州之類離亂不能爭劫數莫能壞一代生賢不能數人而多弗究其用名山大川必有主宰之者夫乃陰抗之使其流落奔走因藉其言以傳名於後世是山川之神默竊世用賢之柄而

不自知也推而至於以萬世爲土者謂非天欲用之以
代言設教於無極者乎有爲之朝神不霧有道之世天
在下是以賢無不用而世底雍熙也時無與乎已學不
由乎人諸士子其勉之哉脩德以建功明道以立言使
浯溪爲濂洛以引洙泗之流亦吾儒分內事也其可不
加之意耶同遊者鄉進士曾彛叔和庠友鄧溥文瀚李
紀大倫楊時熙永和劉廷珊朝貴程翰廷翰王溥汝霖
蔣曄啟暘李昕景曙文鳳天瑞盧益齡天厚譚翔汝鳳
蔣昇首陽理宜牽聯書其名字以詔無窮亦以使後之
人可指其名稽其所成以寓景仰庶茲遊爲不負也蓋

相與勉之弘治六年十月八日

仙岩記

離玉融城而南三四里有洞洞前有小江竝造三石橋
俗云人神鬼行之可笑洞門高三十餘丈猿猴不能上
昔道士杜應舛置鐵環岩頂爇燈光照三十里今環尚
存進洞高明軒豁石崖蒼舛與雲氣相接從旁穿窈窕
而入有小洞曰應化頗淺狹外爲壇三層置三清諸真
像稍曲折而進有結乳長二丈餘遠望儼如老子宴坐
其間鬚眉皓然凝然不動有新浴非人意諸石獻奇旌
幢擁列獅子居前烏猿居左青牛卧於溪旁直前丹竈

半破履跡如新水從安霧潭界岩而下漱石作潺潺聲
似誦五千言者相傳老子曾投丹其中飲者恒得高年
故云壽溪用火炬直入寬廣如堂殿復從一石與穿出
縫隙下視洞見溪流曰水月洞天履小石隄過溪而南
崖邊有白石佇立如鶴只有一四平小石門嵌石壁中
名兵書峽門已缺一角少西攀嶮崿而上一穴通天恒
置竹梯其中上爲羊角寨羣夷不靖居民則從梯而下
避兵岩中其芝田丹井連絡布列循溪西行復從南斜
入沙磧積乳成屋戶牖玲瓏化工結構奇巧入神又下
溪澗而望岩之盡處明露一竅乃以小舟從竅而出俱

巨石蔽虧其前涉流而北面西復得一洞垂乳如纓細
流一灣從洞前過至此如入老君之室卽李惟德所謂
十萬年人跡罕至者初洞以老君名又名霧岩宋祥符
中改今名張孝祥曾評是岩爲天下第一仁宗賜御書
百軸石像後建閣寶藏屢經兵火琅函與閣俱付烏有
數百年故物惟洞門左三角卷石上嘉定間守融州鮑
粹然建亭其上如魯霧光之獨存屢猗斜復正疑有神
護舊插木版於岩爲橋以渡今版將腐人無敢過名亭
從岩名長沙易紱爲之賦碑藏岩中如新刻洞凡數處
惟應化有扁其他或名天葩或名乳花或名和光或名

寒煙或名玉葩或名寶構或名碧堂或名清奧奇石異
狀除前確然定名外其他或名仙梯或名仙衣或名玲
瓏或名金星或名蛇倉或名蓮花或名北山轉斗或名
呂仙隱形或名鍾離觀泉或名尹喜現相各洞分支如
仙室仙徑飛星壇釣臺棋臺雲臺放生池羅漢壁又不
可悉數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此之
謂歟岩中碑刻甚多非數日不能盡觀畧可記者元祐
黨籍碑韓魏公像及魏公所書老杜義鶻行端楷森嚴
可敬可愛蘇黃字則散漫其中岩前後俱村有警恃此
洞爲長城不知沒後一洞以舟而入者尤爲險固水涸

時亦可活數十命垂白之老莫知其處

桂山艸堂記

桂山桂林主山舊屬武弁葛氏孫宗印爲都閩有威名
其後莫守靖庵殿下益價售之宅連山以百畝計弘治
五年八月蓋艸亭三間扁曰可山六年五月創艸堂三
間扁今名九月蒙

靖江王殿下賜亭一座枕於半山扁曰睿恩七年五月
於艸堂之西覆蓋屋數楹扁曰翠微山館十二月遂攜
家以居艸堂之中四壁圖書一塵不入後枕桂山松桂
呈陰峰巒獻秀天開圖畫荆關畫米無所事巧靖庵日

焚香瀹茗賦詩其中人境俱清履其地者緝紳忘其貴
韋布忘其賤抗塵走俗者若陰有所執而不能至于每
至艸堂顧盼茲山疑卽化爲蓬壺石與靖庵酬酢於
紙窗竹几之間不啻挾安期侶羨門而下上清都者霧
均遠遊之懷可止潘安仁乾沒之念可消柳子厚遷謫
之襟抱亦可乎遣之矣艸堂之清人有如是哉雖然古
之高堂廣廈如齊雲落星之類何限成敗於氣機榷楠
固於樗梠陶瓦堅於艸茅曾不能以一瞬惟諸葛孔明
之艸廬杜少陵之艸堂武攸緒之茅椒或蓋以忠義或
架以文章節操千古常新凡物之壽不屬之人耶靖庵

以
天潢分派賦性穎悟日思遊心千古超出富貴之外今
離市廛而依山林舍潭府而居艸堂其胸次非大有所
見不能也堂之不朽又何待言說哉雖然靖庵以有用
之才限於本

朝法制終老此堂桂山之英艸堂之霽幸免勒移之勞
有如淮南小山歌桂樹以招隱亦可笑其爲贅言也

南安府新脩嶺路記

庾嶺兩廣往來襟喉諸夷朝貢亦焉取道商賈如雲貨
物如雨萬足踐履冬無寒土南安人肩驢背輦載絡繹

米鹽器用多貨之生開闢以來嶺之元苞嶮崿刺天有
唐開元四年丞相張公九齡鑿石開道往來粗便自嶺
下至府治二十五里舊有罇石細街歲久碎沒尺點丈
綴散如列星路之真形丘隴陰奪積雨連旬洿者成瀆
往往人驢盤互摩軋踈觸貨隨覆敗積怒成爭積爭成
訟卒至求珉廢玉主客俱困前爲守者明解其故力綿
才弱付之嘆息而已華亭張侯起家名進士爲兵部員
外擢守茲土因私計曰吾有大勞民有大逸矧勞有時
貽逸無涯相準之間利害孰多吾可憚而不爲耶因親
嶺表顧扞路巨石常逃九齡斧鑿者悉用計削平取

其犖确以補道陷如昔負固今皆獻忠又切以石磴以
級而升開元遺險脫於迴旋人可掉臂醉行責任者昏
夜可以往來矣顧瞻九齡不有光哉嶺路之脩其費不
貲因會鹽商之直每千稅一滴水添漲彼此沍然役
旣興適值歲歉福建江西列郡飢民趨役者日計萬指
荒政暗脩全活甚衆工興於成化十五年八月次年七
月路成濶十餘尺長若干丈悉用碎石魄平切其中而
青石長条固其邊幅泥淖若遯滴雨如鐵遇水架梁亦
無病涉大道平平縱橫整宜怒消不犯爭易遜讓訟易
謳歌百利攸興民用以足治道潛益巧曆莫殫周禮以

通道濟川為為政首務豈無自哉是役也

欽差鎮守司設太監劉公

欽差巡視刑部侍郎金公 憲僉姑蘇陳公粹之辰州

李公由道皆有區畫以相其成理宜牽連書其名字庸

詔無窮侯名粥字汝粥心胸平和光霽可掬辭翰傳播

夷夏聞名及試千里之地脩政立教百費具與其脩嶺

路之功識者以為可配九齡廟食茲土云

素庵記

西昌有佳公子曰楊君宗華少師楊文貞公之曾孫今

太僕寺丞之主器恂恂禮度二妙驚人築一軒為藏脩

之所不華以儉不侈以質扁之曰素求予記之予與之

往還幾三年未有復也一日忽悟曰善哉楊君名庵之

意君名文字宗華而歸宿於素其欲及文於不文者乎

宜為之記記曰素之云僉白之云也而予謂色無所飾

之謂素天地之正色曰青黃赤白黑是五色皆可相還

為素是故以五色論之其五行則木火土金水也其五

音則角徵宮商羽也其五性則仁禮信義智也其數則

三八二七五十四九一六也其時則春夏與寄旺并秋

冬也是故凡存乎木德奏之以角行之以仁紀之以三

八而藏之以春則稱乎青者也凡存乎火德奏之以徵

行之以禮紀之以二七而藏之以夏則稱乎赤者也凡存乎土德奏之以宮行之以信數之以五十而藏之以寄旺之時則稱乎黃凡存乎金德奏之以商行之以義紀之以四九而藏之以秋則稱乎白凡存乎水德奏之以羽行之以智數之以一六而藏之以冬則稱乎黑夫是五色流通於五行宣播於五音根柢於五性貫穿乎數而運行乎時其體無所見而用有不窮所可見者特土苴耳可不謂之素哉易曰白其賁賁而可白此之謂也矧色色又能循環相生子母仇讎相繼代至於赤白可名青於白自可名黑總名曰素可耶不可耶君性資

穎悟試驗之身心日用之間五色之素無乎不在若五行不雜之以補轆五音不淫之以鄭衛五性不間之以私欲數不混之以畸零時不分之以閏位則於文無不晦而文之至於華無不斂而華之極矣果紅紫藍碧云乎哉閭然一素五色爛揭是謂至文載道之筏毋迷厥津太古同猷

奎星閣記

西江之貴溪江公伯溫心胸開豁負經世大材由名進士擢冬官員外郎出守南雄思以文翁之化化成其郡首建郡庠移邑庠以相縫鞅郡庠堂廟旣極切雲敞燭

必得一高閣殿後方能拈標全郡之秀以壯二庠之觀
僉以得巨材為艱侯夢寐巡歷窮山庵漢柱霄嵬旄豫
章萬牛莫迴者委巷積途精神所透與神合機瑞應攸
臻匪生自躍郡之耆民忽因別駕黃公汝礪來告曰涇
江之濱相傳有鐵力巨木沉淤其中歲久蟄於客土成
化初年太守劉公欲採以補太平橋梁不啻射地啟藏
竟無所得侯嘆曰宜其不出也凡物之非常者皆若蘊
霧以帡幪之資為踐履之具可乎茲得托身於文廟之
後出其時也是夕大雨應言如注明日洪水湧漉瀉若
挾鋪刮底剖圍濁浪渾濤水消沙走一木如龍隱露頭

角四境歡忭爭釁壅啟塞萬力搏輸若舉虛空侯乃
詣其所麾衆使退翌日遣經歷鄒君玠具牲醴告於江
之旁廟曰青鏡且約曰神出是木閣成當為文以紀始
末告畢衆尚未集侯即使輓屨岌業重質輕若蛻骨如
風無趾如雲無翼自飛自行執役弱夫若化為募既得
其一相繼而得者十餘株閣因以成高五丈有奇濶若
千經始於戊戌之春三月落成於秋八月八窗洞開城
獻百雉市獻萬廛野獻千里巾山前參天馬後擁侯率
師生置酒登焉嘆曰堯哉是閣真星辰可手摘者宜扁
曰奎星冀興文教也侯善書卽灑翰親書其扁閣名已

傳四方文尚未勒郡以爲欠事郡博貢君瑞司訓方君
洪合書來曰先生常遊庾嶺侯同先生登閣送目熟矣
其可無言乎按奎二十八宿之一爲天武庫一名天豕
主兵明則天下清明至宋五星聚奎識者以爲周程張
朱之道德歐蘇曾王之文章於是乎兆遂以之職文而
與壁竝事矣人心擬議天必從之理之必然也迹侯名
閣之意其不欲郡賢之生上應列宿於宋有光者乎夫
星虹下流而生朱宣樞星入夢而生帝舜傳說之化爲
賢相長庚之化爲謫仙東坡所謂古今所傳不可誣也
且誠心所至杳霧有荅翳昧有搔侯心之誠糠粃思木

致道觀在虞山東麓景勝一方弘治戊午春二月暇日
侯同吾叔父廷瓚遊焉入觀撫梁朝檜歷東雲堂遡丹
井而上覩脩竹千竿喬松萬株俯視全邑萬室鱗次尚
湖繞前綠波貼目侯謂叔父曰此地宜建一室爲茶話
之地迺因高爲臺毀淫祠材爲屋三楹西建厨房其物
料之益工匠之費侯實捐俸資叔父同道士曹道榮則
區畫課護其成侯因置酒落之覩房之前後巨石林立
李德裕平泉莊之所蓄柳宗元萬石亭之所記悉萃於
前以仙家有煑石之說遂名之曰煑石山房叔父命予
記其事嗚呼物之堅剛莫逾於石不其可煑之哉且茲

思齋集 卷六
室未建未有山房之名未為山房之石安有煇石之名
是謂名寓於物虛寓於實實物之成劫數必壞侯高才
博學清心寡慾仁鋪百里小大得所誠西漢班孟堅循
吏六傳中人物後人敬甘棠如敬召伯見魯門如見高
子遺愛所在孰不保護而况勝跡既畱嗣葺相繩以名
召物以虛召實循環無窮吾知山石可爛侯名不朽則
茲山房之中石不真煇之耶侯名子器字名父

脩造婁江橋梁記

練川之婁江有故家子韓鈇年至六旬顧後無嗣因慨
歎曰吾蓄頗富聚之則利散之則義可不為濟人計耶

顧婁江至邑橋梁傾圯民或病涉遂捐已貲自韓涇至
於孫涇為橋者九俱以石易木又造北門城隍橋及婁
塘街若干丈夫橋之成道路之脩使出於官所損不知
幾家所刑不知幾人而鈇獨力成之可謂前無損而後
有益者矣大藏經有曰積財不施者自己無分五家子
有分今鈇以五家之物為萬家之利所得不既多乎鈇
素以乏嗣為憂橋之就即產一佳兒他日見其成立而
閱斯橋或期駟馬之過或咏青龍之見必有待也

雪泥堂記

天下之物囿於氣機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有興必

有廢生者歿之始者終之興者廢之飛蛸流峙以至聖
愚賢不肖莫能踰焉堯假天下而一治以子丹朱不可
假也傳之舜舜假天下而一治以子商均不可假也傳
之禹堯舜而後享祚最久者莫如商周周曆八百後世
莫踰以一元十二萬八百年而觀之曾幾何時哉古之
哲人以身爲寄以世爲夢良有以也毘陵翟君舜民少
以文學名於時中年纔領鄉薦舉進士累下第未嘗分
志舉子業囂囂然有玩世之志嘗作一堂取瓦於陶取
木於山意匠經營無所不至堂旣成嘆曰吾之暫遇於
斯其猶東坡詩所謂春鴻踏雪泥者乎遂以雪泥名其

堂嗚呼舜民其知道哉舜民居市廛之間市廛之地棲
居鱗次方其未構可望其有及其旣構歷百餘年堅者
必拆固者必毀可占其無又况更易數十寒暑先無此
身堂之暫寄茲土身之暫寄茲堂又何莫而非雪泥哉
且坡之前與坡之後孰非雪泥也惟坡能悟其理惟君
能契其妙君其坡之後身也耶雖然有物無名充塞太
虛萬物生而不迎萬物化而不隨是曰太極天雪地泥
聖人與我同具焉吾能靜而敬法陰之歛動而敬法陽
之施本體不虧聖人同歸尚可視爲虛寂而不加之意
哉同吾無蓋非水非月請問坡翁是爲何物

鎮洋山記

孔子曰譬如爲山又曰爲山九仞傳曰丘陵學山然則山猶可爲可學者歟太倉前橫婁江東接巨海胡元至元十九年宣慰朱清張瑄於此通海漕兼市易海番遂成華市延祐元年以崑山州治徙之於此後因海盜陸梁州復移崑山我朝吳元年立太倉衛洪武十二年分立鎮海竝治一城荷戈與操耒者游居歲久亾頓弗倫怯膏餽強弘治十年巡撫右都御史朱公瑄奏聞欲割崑山常熟嘉定三邑地之切近太倉者立爲州以扶抑之 上曰俞廟議僉曰驚悍欲斂斫欲繩纏紐

分劃撫裕展拓克勝厥任者毋慮屈一人以伸全州人咸以湖廣之棗陽李侯端素以學行名於時登黃甲官六察平生直道而行有忤權貴久淹下寮非斯人弗克料理是州其驥足又滯一方混同衆寡算利害不足爲侯惜迺推侯爲州守侯至任經營百方整齊州治凡門堂倉庫學校壇宇之屬煥然一新又念州中山寡密邇巨浸惟土足以勝水効東坡治徐造黃樓意遂於州後隙地因陵爲高命典術瞿坤董功採土築爲三峰下連坡坂點以奇石山成侯名之曰鎮洋蓋欲茲山運神畜靈利如五兵之在庫險如長城之臨鄙威如宿將之坐

幃幄而凡浮泡微沫足以矚途抗屨與夫鯨波陸飛蕩
析民居之禍永永其無有也侯心其厚矣哉方為山之
初侯與予相其向址告予曰予欲於某處為山山之上
下植以錦卉并後凋難老之木絡以亭館公暇與州士
夫觴咏其間論道古今斟酌民瘼不亦可乎予應之曰
侯廊廟之具浮沉州縣多歷年所公道不泯近司銓衡
者舉侯為四川監司官名聞於上不久將為圖南之
舉正王元之所謂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者侯能一日樂
於茲山歟侯笑而不荅雖然已之與人相為盛衰艸盛
則衰穀已盛則衰人故為已千歲計者則不為人一日

計計人於千歲者則不計已於一日理之必然者也侯
自為吏持廉秉公信於老稚已不待言及治茲州興衰
舉廢立綱陳紀恒如不及至於重繁纓纓惜餼手辦一身
以當是非毀譽之衝凡百建立懇懇然若為其曾玄計
者正與為此山同果望身享其樂耶使凡為吏者皆能
克其為已之心克之又克馴至於無已已無已斯人皆
已如是則利與天下同樂害與天下同憂堯舜君民之
道有外是哉若侯者亦可謂不負於吏者矣予舊常熟
人新徙名數於州知侯心事最詳因州判官浙江之蘭
谿龔侯詔求予言勒石以垂永久遂為紀其事如此嗚

呼開州鼻祖侯功不刊州人後世亦為美譚曰猶望高
子可望是山

開遠岩記

弘治甲寅正月予築城於玉融揮使苗侯廷珍邀予同
按行郭外羣夷部落以宣
朝廷威德出城而西馬步雜踏旗旒鮮明笳鼓聲競猱
獠頭目來謁者絡繹悉慰勞而遣之及歸侯曰聞此地
有彈子岩其勝不減老人者予盍隨文旆一遊可乎侯
遂與予竝馬從馬腸峒口而進盲行將二里忽見一山
橫亘儼如臆對侯迺駐馬仍陳師守隘以戒不虞鐵銃

一聲雷霆震驚連山峇響移時乃止眾扶予下馬相翼
履峭崿而上數十步進口稍狹內甚高明寬敞穿穴始
用火炬直入愈深莫知所極玲瓏透漏戶牖相通左竅
別有石室規制如殿上擁華蓋蓋上為閣壯麗莫比是
處石乳融結玉柱柱頂多繚以慶雲如天樞如承露金
莖狀其他如塔如爐如瓶如卓如幡幢如屏障如獐鬼
威神如天祿辟邪者凌亂度目不可正視造化結構之
精天孫投其機杼公輸弛其繩墨荆關董米喪其丹青
亦信奇矣哉予見通都大邑多乏山林之勝好事遊賞
者肩摩踵接頑石荒昇得以被綺羅而聽絲竹有岩如

此而乃置之窮荒之域虎狼之與居豸獍之與鄰蒿萊
荆棘爲之充塞蒙蔽夫乃宰造物者亦疾其盡奪乾坤
之秀而投之非其地耶觀化工可以推世故鑒物象可
以驗人事非偶然也岩產圓石子故以彈子名在宋元
豐間權融州軍事錢師孟易名曰德予愜茲岩甘埋幽
僻深藏不市且其量之宏足以谷民而畜衆又改今名
岩之久闕理宜大顯嗚呼天之所以處岩與岩之所以
目處是必有待者矣朱子云千載而下不患知我者之
無人此之謂歟予開是岩後士女遠近遊觀者日以千
計盃盤相接茅塞成谿不知爲邊州落莫之地凡物通
塞有數理或然也

友橋記

人與人友或友於物人有恒言曰天之生物言物則人
在其中矣曰天地人言人則物在其中矣又物之與人
俱有美惡故有人中之犬彘物中之君子以物之惡者
比人之美者奚翊天淵以物之美者比人之惡者則亦
弗物之若友也者友其德也人與物不足論也且盧玉
川以艸木爲情親元次山欲結交丐者雖皆有激而然
亦各有取云爾錫山之甘露有希德金君其尊人採芝
翁以儒醫振於四遠至君擅三世之業尤精九折肱之

思文集 卷六
五
妙而又讀書好事以詩名浮動士林平生所交大夫士
甚多惟以友橘自號蓋亦友於植物也一日同表弟周
君時定挈舟過予所居湄溪之畱巧軒求予爲之記予
觀歲寒三友曰松竹梅而已惟橘能集其大成蓋其幹
之貞固似松葉之不凋似竹而花之馨素似梅至其實
之結外圓似有智內方似守禮所以靈均獨以爲頌而
云可像伯夷也況古之神醫有蘇耽者植橘井旁聞其
泉香疾無不愈神効之及物當何如哉君業耽之業則
今之橘猶耽之橘也雖我亦喪不覺化而爲耽也耽化
爲我我化爲橘則其活人之功不竝駕於耽不止也徒
友一橘而已耶昔人有種橘於洲得寒衣之用者君家
裕於資活人甚多不取其報則又無資於橘也不利所
有以全其交交人如是交物亦旻作友橘記